

青城十九俠

還珠樓主著

還珠樓主著

武俠
長篇

青城十九俠

廿五集

正氣書局印行

還珠樓主：臯蘭異人	二册
還珠樓主：蜀山劍俠傳	四十二册
還珠樓主：青城十九俠	二十五册
還珠樓主：蠻荒俠隱	五册
還珠樓主：雲海爭奇	十一册
還珠樓主：邊塞英雄	一册
還珠樓主：冷魂峪	二册
還珠樓主：峨嵋七矮	三册
還珠樓主：柳湖俠隱	四册
還珠樓主：武當異人	一册
還珠樓主：黑孩兒	印刷中
還珠樓主：青門十四俠	印刷中

正氣書局發行

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版

武俠
長篇

青城十九俠

第廿五集

每集實售國幣

著者 還珠樓主

出版者 兩利書局

總發行 正氣書局

山東路二〇九號
電話：九三〇六三

特約發行地

西安中山大街 杭州教仁街
廣州漢民路 開封相國寺
長沙府正街 漢口統一街
蕪湖上長街 武昌胡林翼路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青 城 十 九 俠

第 二 十 五 集

目 錄

第 一 回

苦志求師嘯春鶯嬌啼婉轉
輕舟泛月遊碧水夜景空明

第 二 回

飄影趁夕霏風急天高催晚棹
簫聲起雲水月明林下舞胎仙

第 三 回

薄倖怨檀郎往事已如烟如霧
溫柔憐玉女伊人真宜喜宜嗔

長篇
武俠

青城十九俠 第二十五集

第一回 苦志求師囀春鶯嬌啼婉轉 輕舟泛月遊碧水夜景空明

人被蘆葦擋住，不易看到，妖婦和兩同黨，通身雖有煙霧環繞，却藏不住劍威，似已勢窮力竭，狼狽不堪，只爲靈姑，還在喝問，逼令回答，未下劍情，否則，劍光一繞，定必了帳無疑，暗笑這等鬼畫符，還沒有玉花姊妹的本領，也敢未白日裏，作怪害人，正要隨着裘元，跟踪飛下，忽見蘆葦深處，葦稍無風自動，心疑有件邪黨藏在裏面，身剛往下飛去，還未降落，猛瞥見靠近妖婦一面的，蘆葦叢中，飛起一股黑烟，烟中裹着，一個身材矮胖的人影，雙手好似捧有一個包袱，箭也似疾，往堤上射來，紀異並不知下面，變生倉卒，妖婦和兩同黨，也在此時，乘隙遁走，而那烟中妖人，因紀異起身較緩，只見裘元一人，劍光飛落，以爲上面仇敵，只此一個，又見男女徒黨，已被敵人，飛劍困住，危機一瞬，不容再延，驚惶匆迫中，既顧自己，又顧三個徒弟，未暇仔細觀查，一面忙施邪法，使愛徒突然遁走，自己也乘敵人分神，不暇旁顧之際，冷不防，帶了法物遁走，主意原想得好，無如惡貫已盈，冤家路窄，他這裏行法，紀異剛到，恰巧在堤上張望，略停了停，等他由葦叢中飛起，紀異恰也飛起，這一來，雙方正好對面迎頭，勢又都猛，萬難閃避，對方偏又未撤防身法寶，連想下手一拚，都辦不

到，如是常人行徑，紀異也還未必便下殺手，一見是個，滿身黑氣，似人非人的影子，如何能容，就着去勢，運用飛劍迎上，劍光一繞，連烟帶人，全被絞斷分裂，那妖人也頗有些法力，雖被劍光絞斷，仍想分頭逃竄，那知南綺，已早瞥見，忙捨了下面，飛身追來，揚手便是一團雷火，緊跟着，裴元相繼飛上，三合力，四道劍光，一陣亂絞，加上雷火包圍，只聽幾聲吱吱慘嗥過處，一齊化爲烏有，因靈姑還在下面，搜索妖婦，和二同黨踪跡，三人又同飛下，南綺早施法力，將那葦塘封禁，一同搜索，互詢經過，原來靈姑南綺，見前面紀異，與人爭持，裴元剛起身趕去，便看出與紀異爭持的，是那教中人，正要過去，忽見下面，葦林外面，坐石臨水梳洗的妖婦，與同黨比了比手式，跟着便朝上面，掐訣念咒，行使邪法，知那兩人，必是妖婦徒黨，無什麼能爲，裴紀二人，俱有防身法寶和飛劍，無足爲慮，主要的，仍是下面妖婦，但是這類，江湖上的邪法，門道甚多，也頗利害，不知細底，事前沒有防備，吃他冷不防，驟然暗算，也易吃虧，側顧前面樹下，二邪黨正向裴紀二人，大聲喝罵，似要下手神氣，恐裴紀二人，輕敵疏忽，驟爲所乘，南綺先發制人，遙用禁法，將二邪黨，先行定住，再與靈姑，隱了身形，一同飛下，相機行事，南綺閱世未久，猶有童心，見妖婦披髮赤足，好些做作，以爲區區邪教末技，不值一擊，初意還想取笑，那知妖婦，乃排教中能手，所約幫手，又是他的師父，更是邪教中，有數人物，人既機警非常，又以目前，對頭是個有名強敵，並有兩個，極利害的，外教能手相助，處處都加小心，只在湖濱，隱僻無人之處鬧

鬼，以備木排過時，突起發難，成固可以報仇，稍見不妙，立即遁走，埋伏以前，乃師又曾叮囑，仇人雖是個中老手，只要下手謹祕神速，報仇仍是有望，最可慮是，那日駕着小舟，突然隱現，雷擊妖婦母子的，那兩個少年，所以布置得十分周密，惟恐仇人老練，戒備太嚴，一擊不中，特把埋伏，分作上下三起，另一有力徒黨，在堤上柳樹窟內，主持法壇神火，另一徒黨，在堤岸上，設下香盤，和應用法物，妖婦在蘆林外面，水濱盤石之上，却把總壇，設在蘆葦深處，再在四外，行法設禁，使外人一踏禁圈，立可警覺，到時，先由堤上二徒發動，先分了敵人心神，乘着雙方，鬥法之際，師徒二人，同時猛下毒手，這樣一層套一層的埋伏，敵人就有了戒備，也必難於應付，設計甚是陰毒，他那邪法，又是互有呼應，先前二邪黨，和裘紀二人爭論，妖婦師徒，均只當是過路村童，沒有在意，及至法物香盤，被人踢散，飛落堤下，聽出二邪黨，正要動手，忽然沒了聲息，便知上面，來了敵人，妖婦師徒，所用多半俱是尋常日用之物，加上一些符咒，如無法術施爲，便不生效，當時覺着形勢不妙，正要飛上，猛又覺出，所設禁制，有了反應，極似來了敵人，但又不見人影，知道來者不善，妖師警覺更早，已然發動上面妖火，便不再離開，一面觀查來敵，一面催動埋伏，靈姑，南綺，正自隱身前行，相隔妖婦，還有兩丈，猛覺身上一緊，立時頭暈眼花，眼前現出許多，惡鬼影子，靈姑早得鄭顛仙傳授，這類左道小術，如何能傷，南綺以前所習，本就近於旁門，更是博學多聞，長於應付，不過二女，都是上來，輕敵太甚，以爲身形已隱，區區小醜，不

足爲慮，沒有放在心上，及至觸動埋伏，知道一時疏忽，沒有仔細觀查，誤入禁圈，不禁又好氣，又好笑，忙運玄功，先把心神一定，南綺跟着，施展禁法反制，立即復了原狀，妖婦也自警覺，欲把預設埋伏，一齊發動，不料被南綺制住，邪法無功，全無動靜，也不見來人影迹，自知光景不妙，一時情急，拿起手中鐵梳，反手朝頭上，梳了一下，再往外一甩，便有大片，碧綠色火星，朝靈姑南綺飛來，二女見狀，知被識破，一想，這類麼麼小醜，反正難逃己手，何值隱秘形跡，不約而同，雙雙現出身形，南綺首先，將手一指，一聲輕雷震過，綠火全滅，靈姑便要出手，南綺搖手止住，戟指妖婦喝道，你便是那王寡婦麼，聞你倚仗一點，左道末技，縱容狗子，橫行江湖，近又約了黨羽，來此與妖作怪，今日與我姊妹相遇，報應臨頭，飛劍殺你，易如彈指，但我姊妹二人，雖遇見過，不少有本領的妖邪，似你這樣，江湖妖巫，尙是初遇，你既敢大白日裏，帶了黨羽，來此鬧鬼，想必總有一些鬼畫符，你可盡量施展出來，與我看看，省你們伏誅以後，嫌死得委曲，南綺性情柔善，話雖如此，二女並未眼見他害人惡蹟，江湖上持符咒小術的左道，同類鬥法，常有的事，妖婦如肯服輸求饒，也不致便送性命，無奈惡盈數盡，那蘆荻叢中，藏伏的妖師，和另兩徒黨，多是多年極惡，未遇敵手，因一輸口，盛名立墮，以後江湖上，便不能再混，又特防備周密，留有退路，逃遁迅速，明知勁敵當前，仍欲犯險一拚，說時，那隱伏蘆中的兩同黨，首先厲聲辱罵，挺身發難，而妖婦又見兩番行法無功，慌了手脚，只顧想施全力相拚，沒想到求免一層，經此一來，

全都上了死路，南綺話未說完，便瞥見二妖黨，手口亂動，妖婦一手回撈長髮，一手搯訣亂畫，也是手忙腳亂，成心想看這類邪教，有何伎倆，方笑罵道，你們不要慌，我靜等看你們鬧鬼呢，不然，早沒命了，話未說完，二妖黨已破口大罵，各自把手一揚，立有十餘柄，烟霧環繞，火焰熊熊的妖叉，迎面飛來，南綺正待破他，靈姑性較剛烈，見二妖黨，俱是生相凶惡，氣勢汹汹，內中一個，更是可惡，自從現身，便用一雙鬼眼，瞧定自己，一面施那邪法，一面作出許多醜態，出語更是污穢不堪，心中有氣，怒喝一聲，該死妖孽，揚手放出飛刀，一道寒光，飛上前去，那些妖叉，首被撞上，宛如殘雪投火，全數消滅，刀光連停也未停，依然疾如電射，朝那妖黨飛去，只聽一聲慘叫，尸橫就地，另一妖黨，邪法較高，人也機警，一見寒光如虹，由敵人手上飛起，知道遇見劍仙，不等飛叉消滅，先就往妖婦身側飛去，妖婦更是乖覺，靈姑飛刀未發，已放出大團烟霧，將身護住，等飛刀殺完了人趕過，另一妖黨，也自縱劍與妖婦合在一起，南綺也生了氣，見刀光圍在妖烟之外，忙囑靈姑，先勿太逼，只將他困住，看他鬧什麼花樣，一面率性把妖婦原設的，埋伏破去，加上禁制，初意妖婦，只是尋常邪術，如由上空飛遁，絕無劍光神速，彈指便可了帳，只在四圍，略加禁制，以防逃遁，上下均未留意，又因來時，便見二妖黨，藏身蘆中，以爲人數止此，沒想到蘆葦深處，還有一個，爲首妖巫在內，少時，不是紀異，來得湊巧，幾被逃脫，又生枝節了，妖婦原以敵人利害，先想施展，極惡毒的指影分尸邪法，繼見形勢吃緊，心胆內怯，只得先使邪

法護身，妖黨一到，見刀光，被另一敵人止住，未怎進逼，覺着危機胸息，忙與妖黨合力，一同施爲，靈姑在顛仙門下，本就學了好些法術，平日遇見同門同道，又極虛心請益，所習諸法，雖頗尋常，用來對付妖婦，自能勝任，南綺更是從小，便好以法術爲戲，又得父母姊氏鍾愛，所學尤多，妖婦雖說，相差甚遠，但是這類，旁門下乘邪法，也頗有他的威力，無論是何派別，俱有一兩樣，最陰毒的殺手，遇上時，事前如有戒備，自是無妨，如若一時無知，或是輕敵疏忽，驟爲所乘，也難保不被暗算，何況蘆中隱伏的女妖巫，又是昔年，名震江湖的，一個能手，南綺這一大意，妖巫刁狡，詭詐已極，自知明敵，不是來人對手，眼見愛徒，覆亡在即，自己也難保不身敗名裂，本來隱遁多年，不合誤受愛徒所激，二次出山，就算徼倖，獨身逃脫，也把數十年的威名，喪失淨盡，始而又悔又急，嗣見外面，形勢逾非，又由悔生恨，犯了昔年凶性，情急怨毒之下，便想把那殺手，施展出來，與敵一拚，又覺敵人，劍光利害，法力甚高，形跡如不顯露，愛徒雖然不免，自己或者，能保一命，這一出手，立被人看破，勝了還好，一不得手，定與同歸於盡，念頭一轉，忽又胆怯怕死，好在事前，因聽愛徒，日前湖上鬥法情景，早有戒心，此次是以元神，出來行法，原身尚在人家人定，逃遁較速，尙是不幸之幸，於是想下陰謀毒計，先發號令，密使妖婦，和那男徒發動，自在暗中，出敵不意，猛下殺手，一擊不中，立即乘隙遁走，這裏南綺，絲毫也未警覺，只把妖婦邪法，施展一樣，便破一樣，靈姑因當地，就在湖邊，雖然僻靜，不比深山曠野，附近還有兩家

居民，時候一久，難免驚人耳目，再要彼君山上面的，妖人發現，更易多事，雖覺南綺，娃兒皮氣可笑，但也不便攔阻，嗣見妖婦，已連施了三次邪法，南綺還不下手，忍不住說道，裘師弟還在下面，知否另外，有無妖邪黨羽藏伏，還是早了的好，和這類狗男女，相持作什，南綺笑答，靈姊不知這類妖邪細底，我素不肯，妄殺生命，人言難以爲據，我剛看出這妖婦，不應存留，上面縱有餘黨，也無什伎倆，且待片刻，容他盡量施爲，再行誅戮不晚，靈姊才知南綺心慈，是想逼迫妖婦，由所施邪法，來判別爲惡深淺，以決去留，照着幼隨老父，在江湖上的，經歷聞見，似妖婦這等行逕的邪教，平日害人，必不在少，死有餘辜，方覺此舉多餘，妖巫邪法，已在暗中發動，二女本立在那淺灘上，正互相應答之際，忽見妖婦，在劍光圍困之下，狀類瘋狂，手舞足蹈了一陣，猛的目的閃閃光，手持那把鐵梳，將披散着的，一頭亂髮，梳了一大縷，啣向口中，惡狠狠，白牙一挫，咬下一些斷髮，跟着咬破舌尖，立有一片血光，夾着一蓬黑針，飛將出來，二女因這類邪法雖毒，只能傷害常人，何況又有劍光阻隔，豈非徒勞，南綺笑喝，無知妖孽，你這些鬼域伎倆，全無用處，只管班門弄斧，我不耐與你糾纏，就要下手了，語聲才住，靈姑猛覺日光照處，地上似有一圈黑影，情知有異，回頭一看，原來身後不遠，不知怎的，會現出一圈極淡的血光，正對着自己，虛懸空際，就這回顧，一瞬之間，光中忽由淡而濃，現出兩個，少女影子，剛看出是自己和南綺的人影，南綺也自警覺，回身瞥見，知是邪法暗算，當時還不知是蘆中妖巫，借着男女二妖徒，行法

掩飾，毒手暗算，匆匆不暇多說，首先手拈靈訣，往那紅光一揚，緊接着，回手取出一塊玉壁，往前一照，立有一片白光，擋住身後，隨口喝道，靈姊，速防妖人遁走，此是邪教中，指影分身之法，雖未必能將我們怎樣，驟出不意，也頗討厭，狗男女如此陰毒，可殺而不可留了，說時，靈姑聽到頭兩句，便忙回過去，把刀光劍光一緊，威力立即大增，妖婦和那妖黨，見妖師邪法，又被敵人識破，自知凶多吉少，一面奮力抵禦，一面暗向妖師求救不迭，南綺將身護住，不令血光，將人影吸去，說完了話，隨手發出一團烈火，將邪法破去，蘆中妖巫，見下手如此陰毒神速，仍被敵人識破，力絀計窮之下，心疑敵人，既有如此高的法力，踪跡已露，四面又加了禁制，少時決無倖免，妄意聲東擊西，假意助二妖徒，穿地逃遁，乘着敵人，分神之際，由上空飛走，事雖犯險，一則，原身尚在人間，不得不顧，又以爲元神飛遁神速，只一飛過堤岸，飛復本體，便可脫險，當地人民，畏己如神，決代隱祕，那知弄巧成拙，裘元飛落之後，跟着紀異飛下，妖巫恰與對面，驟不及避，劍光一繞，就此送終，靈姑，南綺，見妖婦，和那同黨，被困之處，一陣黑風疾轉，身子立即往下沉去，知是邪教中，地遁之法，南綺暗笑，這等比障眼法，強不許多的，微末小術，也敢當人賣弄，首使禁法，將他制住，一面正指劍光，增加威力，往下壓去，猛瞥見前面，蘆葦深處，箭也似，飛起一溜黑烟，當中裹着一個，矮胖老妖婦的影子，直往堤岸射去，忽然想起，先前妖婦，業已被困劍光之內，怎會在自己身後，現出一圈血光，用那邪教中，極陰毒的，指影分尸之法，暗箭傷

人，原來蘆中，還藏有這老妖婦，並還能以元神飛遁，可知邪法較高，乃妖黨中，爲首之人，已然疏忽於先，如何容他逃走，好在下面，男女二妖人，已被禁住，不怕逃脫，心念一動，方欲飛起遁去，紀異已將妖巫元神斬斷，裘元的兩道劍光，也跟着飛將下去，三人合力，連行法，帶飛劍，一陣亂絞，晃眼便自消滅，殘烟四散，隨同飛下一看，妖婦和男妖黨，剛往地底逃遁，猛覺地堅如鐵，不能再下，上面劍光，又往下一壓，自知無幸，方在急喊，仙姑饒命，一面施展邪法，奮力抵禦時，那知這次，南綺因見，適才指影分尸，邪法陰毒，看出這邪教，平日不知如何因毒，改了初念，決計不再寬容，飛劍威力大增，遠不似前，卽此二妖人，已非死不可，靈姑見南綺下手遲緩，本就不以爲然，及見妖婦等，地遁欲逃，蘆中又有妖人飛起，既恐縱惡逃走，又防蘆中，還藏伏着有力妖黨，多生枝節，見妖黨，已爲劍光所傷，妖婦還在地穴中，奮力掙扎，想起適才可惡，不禁怒起，竟將五丁神斧取出，分開劍光，往下一指，一片帶有五彩芒角的，大半輪紅光掃向穴中，黑烟立即紛散，兩聲慘嗥過處，男女二妖人，同時死於非命，南綺，裘元，紀異，三人也自飛下，南綺說，上面還有兩具死尸，也是他們黨羽，待我上去，行法移運下來，與妖婦，一齊掩埋地底，消滅痕跡，以免貽累鄉民吧，靈姑道，我帶有銷骨散，將他化去，不省事麼，南綺笑道，我總覺他們，伎倆有限，害人無多，罪不如此之甚，埋得深些，使人無從發掘，再加上一點禁制，便自穩妥，好在也費不了多大的事，靈姑道，南姊未在江湖上走動，那知他們的惡跡呢，我適見他們，

所用邪法，俱極陰毒，照我論斷，恐比以前，隨侍家父所見聞的邪惡之徒，還凶得多，休說消滅他們死尸，便使形神俱盡，將魂魄一齊誅戮，連墮入畜生道中，俱都無望，也不爲枉，何值爲他費事作什，南綺見靈姑，恨極這夥邪教中惡人，知他所說，不是虛語，笑道，靈姊既然如此疾惡，我省點事，也好，說罷，正要取出丹藥，先將下面，男女三尸化去，忽聽崖上，有人低聲急喚，王三仙姑快來，太仙婆他老人家不好了，紀異聞言，知是妖婦黨羽，大喝一聲，首先飛上堤去，婁元也跟踪飛上一看，那人是個半老鄉農，跪在地下，面上滿帶驚疑之色，紀異方喝，你可是妖婦黨羽麼，婁元業已看出，那人是個本分鄉民，忙把紀異止住，含笑問道，你且起來，有什麼事，無須害怕，和我們實說，保你無妨，那鄉民因在冢中，出了大亂子，倉皇奔來，又見樹火新滅，地橫二尸，越發害怕，一心畏懼着，王寡婦的威力，以爲人必在湖灘底下，心裏一打鼓，那話說了，不知有無忌諱，不說又是不行，上下相隔又高，沒有看清，以爲人均邪黨，戰戰兢兢話才出口，耳聽一聲呼叱，跟着，電光連閃，飛上兩人，心疑惹禍，嚇得慌不迭，跪倒在地，也沒聽出紀異問話，只急喊法官饒命，嗣見婁元，詞色溫和，又命起立，心才稍定，顫聲答道，法官，這不是我做的事，與我老婆媳婦，也沒相干，是太仙婆自己，忽然升天去了，婁元見那鄉民，語無倫次，知他誤認自己，是妖婦同黨所致，笑道，我們不是法官，你說那王三寡婦，和幾個同黨惡人，都被我們殺死了，有話起來說，我知你是善良百姓，只管放心好了，那鄉民聞言，半信半疑，站起身來，打量了二人兩

眼，戰戰兢兢說道，法官老爺的話，是真的麼，紀異喝道，那個哄你，這柳樹底下，兩具死尸，便是他們的黨羽，你們本地人，總該認得妖婦，和兩妖黨，爲怕連累你們鄉民，連尸首都被我們，用藥消化了，只留下一灘黃水，在湖邊蘆灘上，不信，你自看去，說時，靈姑，南綺，已事完飛上，彈了些藥，在兩死尸上，立起一片青烟，晃眼便自化盡，南綺行法，伸手一指，地皮便翻轉了，丈許方圓一片，更不再有痕跡，鄉民先聽裘紀二人之言，還在半信半疑，及至眼見，如此靈跡，方始深信，驚喜交集，重又跪倒，直喊神仙菩薩，果是真的，快請救我全家性命吧，南綺問道，適在下面，我用法寶查看，妖婦已無餘黨存留，你們大害已去，還怕什麼，真有爲難的事，只管起來開口，我們必定幫你，無須如此，鄉民見衆人，說話神情，俱都和善，神通又大，迴與妖巫師徒，作威作福之狀，大不相同，好生歡喜，感激涕零，站起說道，小人名叫江進元，兒子小福，在外與人種田，家中只我夫妻兒媳孫女四口，種着幾畝菜園，將就度日，這一帶，是湖邊最荒僻的地方，隔壁還有一家姓王的，也種菜，兼帶上市賣魚，共只兩所人家，自從前些日，排上人與王三仙娘鬥法，王家吃了大虧，誰也料到，王家不肯干休，這兩天，怪事很多，對面君山，半夜裏，又常有人，看見神火，大月亮底下，會有雷響，昨日清早，有一隻白木船，路過君山，客人上去遊玩，剛到山脚，也是有一客人不好，嫌埠頭船太多，想往舊埠頭上岸，無緣無故，船會翻掉，最奇怪是，人貨東西，全都波浪，湧上岸來，一件沒丟，聽上來的人說，剛落水時，天旋地轉，連那有水性的船

夫，都似全身被綁，毫不由己，大家眼看淹死，正在心裏求神保佑，忽然水底，起了一片金光雷聲，人立清醒，會水的，自然可以睜眼划動，那不會水的，也似下面，有什東西托住，升出水來，緊跟着，一個大浪頭，連人和沉水的貨物傢具，打翻了的破船，一齊湧到岸上，船上都是大財商，到了湖神觀，正和道士商量演戲，做法事酬神，不知怎的說不幾句，全都住口，不敢作聲，借着道士一辭謝，立即改口，匆匆忙忙，雇了別的船，連夜開走，像這樣，死裏逃生，不做法事謝神的，從來未見，走得又那等快法，他們又不是小氣客人，俱覺奇怪，昨日謠言，越來越多，都說王家，已把他本門老祖師，羅太仙婆，請下山來，要施法力，倒轉君山，截斷法流，永不許木排，在江湖上行走，我們都知羅仙婆的，神通廣大，自從入山修仙道，業已多年，沒出世了，說起來，木排上那位老法師，法力雖高，名望也大，只是人比他們正派，真要鬥起法來，決鬥不過羅仙婆，這多年來，兩家井水不犯河水，這次想是王家太惡，排上人們，受欺不過，才將老法師，請了出來，王家原是羅仙婆的徒弟乾女兒，前些日，吃了虧，早就有人，說他要請羅仙婆出山，人們都知老法師，幾十年好名聲，決不肯不應過節，做那縮退丟人的事，並且料定王家，要報仇，帶找後場，地點必在原處，仍是大白日裏，正想等看熱鬧，誰知昨日黃昏，先是羅仙婆，兩個徒弟，來到這裏，叫我兩家，各讓一間靜室，與他作法壇用，並說，不許走口，不然，要我兩家人的性命，我們知道，這類鬥法，最是凶惡，對手一面，雖然勢力小些，但是人好，便他手下徒弟，當排師的，也極本分，不

遇人尋事，一點看不出來，說話舉動，個個和氣，還專一幫人的忙，治病捨錢，第一天就要保佑他，再者，誰家沒個親的厚的？羅仙婆的本領和辣手，不是不曉得，仇已結定，能不設法找人麼，並且自從兩家，上次鬥法起，王家這頭的人，到處張揚，要報仇，氣勢洶洶，說得天花亂墜，神氣也太驕狂些，排上一頭，却和沒事人一般，過往過來，有人對他們說，只是笑笑，再不就說，聽天由命，到時再看，反正不能把排上人，一齊殺死，神氣却極安詳，自然雙方，迥乎不同，如沒有一點靠頭，怎會這樣，我們自然不願意王家這頭佔上風，可是法壇，設在我家，他勝了，我們不過糟塌點，零碎東西，他如敗了，就許連房子帶人，全跟他受了大害，不依他，又不敢，心中發愁得了不得，正主只是勢派大，看着凶相，還不怎顯欺人，那幾個徒弟，都是滿臉凶橫，要這樣，要那樣，稍慢一點，便遭打罵，賠了東西，還要受氣，今早起來，便說對頭，兩天以內必來，硬把這條路隔斷，兩頭不許人過，堤上下，都設了埋伏，連我們兩家，借房子東西與他的主人，都得由堤後，由溝後小路上繞走，他說的話，就是閻王令，你出入多不方便，他也不管，到了午後，王仙娘帶了兩名法官，先去堤下，堤上由兩個徒弟法官把守，羅仙婆却在我家設壇，把門關上，房裏擺下香壇，門外貼上神符，門口點上一燈，叫我媳婦牽着他給的一道符，和一個小銅鈴，吩咐不問早晚，如有生人到來，或是看見什麼奇事，先搖那鈴，屋裏自有法寶出來，跟手再把符，往燈上一點，自然無事，還許事完賞我媳婦，二兩銀子，他自同一小女孩，往房中打坐，餘人早有仙娘吩咐，全坐

在屋裏，他們人不回來，一步不許走動，王家借房與他徒弟住，只不許出外，還稍好點，我全家寸步難移，不知他鬧什鬼，心裏又急又怕，由中午苦挨到這時，正打算明朝，和他求說，情願把房子，借讓與他，許我全家，往親戚家，住兩天，等他事完再回來，省得終日提心吊胆，忽聽羅仙婆房裏，一聲慘嗥，一會便見我兒媳婦，連滾帶扒，渾身亂抖跑來，說是房門未開，仙婆在裏面，怪吼一聲，人便跌死地上，滿臉是血，身子縮成焦炭一樣，搖鈴燒符，也沒動靜，小女孩未見，不知在房裏沒有，只喚了兩聲，也未答應，許是一同死掉，我和老伴去看，果然死得甚慘，這事奇怪，分明受了對頭暗算，雖然房門未開，他們是會神法的人，不會疑心我家暗害，無奈他們，皮氣都暴，仙婆那大法力，無緣無故，怎會死掉，我兒媳偏又替他，掌着神燈，就許怪我兒媳，化符太遲，或是偷懶粗心，被他仇人，暗中趕來害死，事到頭上，怕也無用，只得乍着胆子，趕來送信，出門便見樹下，死了兩個法官，我們人在房裏也不知道，先前樹上起火，料他對頭已來，許正在堤下鬥法，剛探頭一喊，二位法官老爺，便飛上來了，靈姑笑道，這不算什麼，你不必害怕，只我們去一看，事便完了，江進元的家，在裏堤內，離當地不過二三十丈之遙，衆人說完了話，便即前行，由一橫貫內外兩堤的，石橋走過，不遠便到，衆人正走之間，忽見前面菜園旁，並列着兩所人家，左邊竹籬內，站着兩個老婦，正在附耳密談，神色張皇，似甚鬼祟，瞥見衆人走來，內中一個，慌不迭，往鄰家走去，另一老婦，似要回屋，前行兩步，又復轉身迎來，江進元說，這便是我屋裏，等

我叫他，招呼一點茶水，說罷，當先趕去，衆人見老婆，低聲說不幾句，江進元面上，立現惶急，心疑還有邪黨，走近一問，江進元先令老妻下拜行禮，答話甚是吞吐，靈姑作色道，自來斬草除根，這類邪教，留着是個後患，此時你如不說實話，我們一走，你兩家再受他害，却是無人救你，江進元低頭，略一遲疑，答說，小人不敢，隨往鄰家跑去，不多一會，領一中年漢子走來，向衆人跪下，靈姑喚起一問，才知壯漢，名叫王五星，那四個男妖徒，便住他家，江家祇老妖巫，王三寡婦，和妖巫的，一個名叫香兒的，小女徒弟同住，妖巫在江家設壇，同了香兒，在內入定，却把元神遁出，分在外堤上下埋伏，準備對頭木排過時，以邪法暗算，報復前仇，適才妖巫，元神伏誅，本身也在室中，慘嗥暴死，香兒本隨二妖徒，在樹腹中行法，元神徼倖逃回，年紀雖輕，人却機智，本怕妖巫怪他獨自逃退，嚴刑難當，又看出當日形勢，妖巫這一面，一定凶多吉少，元神遁回，復體以後，意欲靜觀成敗，相機抽身，並未向妖巫，報警告急，祇在旁邊坐着，愁苦交集，心料法壇，設在江家，強敵定必跟踪而至，暗忖妖巫師徒，倘且不免慘死，何況自己，這有限一點法力，適才在樹腹火焰中打坐，元神又現了形跡，此時如逃，就不對面撞上，也必被敵人，擒回處死，逃是最險，急切間，又沒個藏伏之處，想了想，當地人民，素把本門中人敬如天神，妖巫師徒雖死，餘威尙在，必還顧忌同黨徒弟等，日後報復，決不敢結仇怨，隔壁王家，祇借妖徒居住，毫無行法痕跡，祇要和他言明，再與銀子酬謝，令代隱匿，或把自己，算作他家女兒，將新衣換掉，敵人既

能殺死妖巫，法台神燈盡滅，邪法全破，再加適才眼見柳樹腹內情景，當然同黨，一個也難活命，少時敵人尋到，就認爲還有徒黨，一見無人相抗，也必當是早已逃走，決想不到近處有人隱藏，先逃出了活命，再打回家主意，念頭一轉，連江家也不使知道，徑由後窗鑽出，逃往王家，和王五星說，自己原是好好人家女兒，父親還是秀才，吃妖巫攝入山中，強收爲徒，傳授邪法，並用自己元神，主持一些，極惡毒的邪法，心中實不甘願，無奈邪法利害，逃必不免於死，今日好容易，遇上這脫身良機，但是對頭，和妖巫，仇結太深，不免斬盡殺絕，你如容我藏匿，願以身帶金環銀子爲謝，敵人走後，我自尋路，訪問回家，決不向人，走漏一字，否則，我雖被殺，元神尚在，我爲恨你不肯相助，必向同黨通告，說仙婆仙娘之死，由於你們，勾串仇人暗害，那你全家，便無一人，能得活命了，王五星先見香兒，突然走進，心疑妖巫，有什吩咐，還在害怕，聞言，才知妖巫師徒慘敗，也是驚喜交集，年輕力壯，胆子較大，不似進元懦弱，平日就恨妖巫師徒，欺善良善，偏巧昨晚今朝，又連受了妖徒，好些惡氣，恨在心裏，一聽妖巫，被殺失勢，想起夙怨，對於香兒，也自遷怒，本心就想穩住香兒，少時人來，將他獻出，一則，王五星之母，婦人貪利，二則，拿不定妖巫，另外有無同黨，爲香兒恐嚇之言所攝，不敢妄動，表面一口應承，心意實未拿穩，偏生江王兩家，親戚兼近鄰，王母婦人之見，既愛財，又怕事，一時想不起好主意，偷偷去尋江妻商計，遂被衆人識破，江進元見衆盤問，難再隱瞞，自己不敢作主，把話和王五星一說，王五星人甚魯

莽，一聽這男女四人，直和神仙一樣，便不再顧忌，出來直言奉上，請衆去往家中擒人，那知香兒，機警異常，身雖藏向王母牀下，並不放心，時刻都在留意，查聽外間動靜，一聽有人進門，王五星剛喚了聲表叔，底下便似被人止住，再聽不到一句，情知有異，正值房中無人，扒出隔窗縫一看，見是江進元，約了王五星同出，正向隔離，四個少年男女跪倒，定睛一看，內中竟有兩個熟臉，不由心魂皆顛，知道不好，忙即跑出，迎頭遇見王母，香兒低喝，你母子反覆無常，本來殺你，易如反掌，但我最恨殺生害命，我自往遠處逃走了，王母原不知究竟，還欲詢問原由，香兒已如飛往後園跑去，江母又急又怕，邁着鈍步，趕往一看，一個小人影子，身帶黑烟，正貼地低飛，往東北方，落荒逃走，飛出約有五六丈，一晃無踪，這時四人已聽江王二人，述說前情，一聽是個新收小妖怪，又是好人家子女，既藏人家，可知無什能爲，當地一邊平湖，一邊田野，甚是空曠，就被逃走，一望即可追上，對方又無法力，妖婦尙不能絕跡飛，何況一個初入門的女孩，本心不欲加害，未免大意了些，把話聽完以後，靈姑才對南綺說道，時已不早，我們分作兩起，南姊和裘師弟，去撤妖巫法壇，帶滅痕跡，我和紀師弟，尋那小女孩去，及至走到王五星家一看，妖巫小女孩香兒，已無踪跡，知被乘隙逃走，靈姑覺着逃人，只是一個幼女，本沒有傷他之念，尋到也只盤問誥誡幾句即行遣走，不值一計，原想丟開，因王五星，埋怨乃母，不小心，說妖巫隱跡，已近十年，聽口氣，好似只有同來的，幾個男女徒黨，現俱遭了報應，或者無妨，惟獨王寡婦，自從近年，丈夫

死後，爲想增厚狗子聲勢，平日廣收男女徒弟，黨羽甚多，這小妖女如逃，定是看出我們，形跡可疑，要將他獻與對頭，心中懷恨，必去告知同黨，說我兩家，勾串仇人，害死妖巫妖婦，豈非留下後患，紀異在旁，也說此女，年雖幼小，却擅邪法，適才會見他元神，變成一個小人，盤坐在柳樹腹中，燭焰之上，小小年紀，便能興妖作怪，大來必不免於害人，何況還有許多餘黨，他已懼這兩家主人，如不搜擒除去，我們在此無妨，我們一走，早晚主人必受他害，我諒他，既投民家隱匿，時候有限，逃必不遠，還是仔細搜索一回，如能擒到，豈不去一禍根，就是日後，別的妖黨尋來，發覺妖巫師徒伏誅，沒有此女，詳說播弄，便不致累害良民，如再尋他不到，一會裘哥哥，和南姊到來，大家合力，分頭查看，好歹也將此女尋到才罷，靈姑也覺有理，便向王氏母子，盤詰逃前情景，有無別的異狀，王母婦人之見，覺着香兒，年幼逃亡，孤苦可憐，又得了他的銀子，理應助他逃命，心怪兒子，不該將人獻出，先還不肯說出實話，後經王五星，詳陳利害，方始引往後園，一面指說，香兒駕着黑烟，逃出不遠，便即隱沒情景，一面代爲求情，說此女並非惡人，實是好人家兒女，被妖巫攝去，強迫煉法，本身並未害過人，又把香兒，發覺王五星，將要獻他，仍不肯傷人洩忿，只自逃走的話說了，紀異一聽，首先縱遁光，往所指之處追去，靈姑方自籌計，如何搜法，南綺，裘元，恰由間壁，事完趕來，問知究竟，四下一查看，心便明白，一面把紀異喚回，不令搜查，重向王氏母子，細問小妖女香兒，由來到事敗逃走情景，問完，笑道，照你們所說，此女

是好人家姑娘，心性亦好，受逼致此，小小年紀，受這多的苦難，實是可憐，早知如此，我們也不來尋他了，妖巫黨羽甚多，似他這等姿質，見了定必擄去，強迫相隨，做那害人之事，早晚同受天誅，豈不可惜，偏巧我們，又都有事，不然的話，無論他逃得多遠，我一行法，便可尋到，送他回轉故鄉，省得孤弱幼女，長路跋涉，才脫火坑，又入虎口，不也是件好事麼，既未尋到，也許他一時糊塗胆小，不敢出來見人，我們何苦勉強，這又不是真惡人，尋到之後，我們還須費事，由他去吧，我們走了，話未說完，忽聽井旁，稻草堆中，悉索有聲，王五星和裘紀二人，早聞聲尋去，王五星在前，伸手往草堆裏一分喝道，在這裏了，跟着，便見一個短髮披肩，面白如玉，身着黑衣的女孩，由草堆裏，縱將出來，紀異大喝一聲，方要伸手，吃南綺趕過喝住，小女孩已嚇得戰兢兢，跪在南綺面前，連喊二位仙姑饒命，南綺見他生得十分美秀伶俐，心先生愛，忙伸手拉起，笑道，你不要害怕，我們決不肯傷你的，你那指東爲西的，障眼法兒，我早識破，擒你易如反掌，如有惡意，也不那麼說了，香兒自隨妖巫，平日只管還能得到一點看重，但是妖巫法嚴，凶橫異常，稍有不合，便遭打罵，所行所爲，又極殘忍陰毒，心狠手辣，不留情面，每日提心吊胆，如坐針氈，已有好幾年，不會得到過，這等溫和之氣，南綺又生得那麼明豔溫柔，望若天人，當時心神大定，畏意全祛，由不得，生出仰戀之心，萬感皆集，竟自放聲大哭起來，南綺見他，貌相美秀，先自喜愛，見狀越發憐愛，便把他手拉住，溫言撫慰道，我們殺的，只是惡人，像你這點年紀，就做什

錯事，也是受人強迫，出於無奈，可以原諒，決不會傷害你的，有話好好說，無須傷心，等你把話說完，便放你好好回轉自家便了，香兒哭道，多謝仙姑開恩，我原是湖北黃岡人，父親姓秦，是個秀才，五年前，才得八歲，因隨父母，往漢陽外婆家，去看划龍船，遇見死的這老婆子，強逼着，要收徒弟，他勢力甚大，誰都知道他，要人的命，易如反掌，如不應允，我父母全家，便沒有命，無奈何，隨他去到山裏，每日待我，也不算什不好，只是他神氣凶惡，家法利害，叫人害怕，日常都提着心，頭兩年，單是煉法，和服侍他，做點事，原也無妨，他本已洗手多年，不輕在外走動了的，近年不知怎的，他門下許多徒弟，想是在外橫行，遇見能手，常時吃虧，便來求他，出山報仇，找回場面，因他心貪愛財，性情又暴，頭兩次，不答應，後受他們這夥人一激，再孝敬些東西，也就允了，這一來，我却受了罪，除像這回，對頭是真利害的，由他自己出馬外，差不多，都是令我出神，拿了他的法物符籙，代他行法，我共總才學了不多幾年，元神甚弱，頭次上場，便差一點，沒把命送掉，不得還陽，幸是他也出神，暗中跟去，才保無事，幾乎胆都嚇破，他却說我有用，以後便可替他，由此差不多，每次都逼我，出神代往，我恐遇見惡人，甚是害怕，但又不敢違抗，只好苦熬，在三月以前，他忽起了一卦，說是大難將臨，已對徒弟說，從此決不再管閒事，我聽了自是喜歡，方想此後，免得出神，再耽驚害怕了，那知日前，師姊王寡婦，忽來哭求，說他兒子，被人害死，要他出山報仇，他先不肯，因王三寡婦來時，孝敬了不少財物，末了又背人，

拿話打動他，這才應諾，我比時曾在暗地偷聽，據王三寡婦說，他來時，遇到一個異人，說起君山脚下，藏有古時異寶神鐘，但是水底，有禁法封鎖，穿不進去，如由遠處湖底，打通一條，水底通路，又恐湖濱，人烟稠密，吃對頭看破，更難下手，知道我們這類江湖法術，對頭方面，法力均高，決看不在眼裏，我們和排教鬥法，又是常事，驚擾不到人民，就是路過看見，也不會伸手，因我師父，有翻山倒海，指物代形的法力，如能由他，擇好一處僻靜地方，借與排教鬥法爲由，將那一片湖底，暗中打出一個大深洞，事完自走，那異人借着這點基礎，再由水底，往君山底下，穿通過去，如能成功，不特可以分得裏面所藏的，異寶奇珍，以後並還可以引他師徒，到那異人教下，或是傳授法術，老婆子年紀已老，自知所習法術，只能在江湖上稱雄鬼混，要想長生不老，成爲真正神仙，決辦不到，聞時聽他口氣，十分怕死，便是多年入山隱跡，也是爲了謀求長生之故，這類話，自然句句，打入心坎，王三寡婦，又把那異人，說得和神仙一樣，答應以後，還恐他，不十分信，又把他領到湘江附近，一個無名的，小山洞中，與那稱爲異人的，狗道士相見，我因要隨他行法，也被帶去，他們都說那是個活神仙，我却不信，第一，仙人就不會是那樣窮凶極惡的形相，說話那麼粗暴，又和王三寡婦，鬼頭鬼臉，直做眉眼，第二，仙人洞府，景緻必好，決不會住在那麼，又小又黑，鬼氣森森的，破山洞裏，三則，既然法力高強，還要傳人道法，爲何還要他師徒，代做手脚，尤可恨是，他是一個道人，却硬要收我做徒弟，如非老鬼不捨，幾乎被他帶走，就這

樣，老鬼還說，不是不肯，因我此時，尚有用處，允在事成之後，再令我拜師，隨他回山，這話也不知是真是假，我害怕極了，他們三人，同在那破山洞裏，商量了一天一夜，才到這裏，來相看地勢，老婆子做事向不背我，這次和那狗道士說話，老是把支開，中間還起了一次爭論，我雖是心犯憂疑，却沒法想，又不敢問，等到隔壁江家，設好法壇，和堤岸上下，兩處埋伏，命我出神以前，老婆子忽把我抱在懷裏，假意親熱，說這次對頭，比較利害，令我到時，不要害怕，無論形勢多凶，我叫你上前，便須上前，不得後退，漫說你是元神出去，對頭決奈何不得，就有什凶險，我也能夠救你，切忌胆小等語，我看出他，說時，面容凶惡，口氣好些前後不符，越發生疑害怕，不敢明問，急得要哭，他見我暗中流淚，想是有些心軟，嘆了口氣，說道，我這是要躲大難，必須那位道長相助，不能不爲他盡力，事情實也是吉凶難料，你既如此胆小，姑且先在堤上，隨你兩個師兄，主持神火吧，我生平福也享夠，死在我手底的對頭，也不知有多少，那年強要收你爲徒，是爲你長得靈秀乖巧，一見便生愛心，加以資質又好，我一生皮氣古怪，無論多親近的人，都不喜他在我身側久留，一經將我觸怒，便難容他活命，所以晚年來，一個親人都沒有，太寂寞了，獨和你有緣，相處日久，對你越愛，本意帶你，洗手入山，修煉吐納工夫，不再管徒子徒孫的閒事，將來再傳你道法，使你承受我的衣鉢，不料前年，占算出大難將臨，運數將終，我近年偏又靜極思動，連出山去，管了幾回閒事，此端一開，一些徒子徒孫，紛紛來找，都是受了外人的欺，我一世英名，

以前不許門人尋找，自可不管，已然許他見我，聽到這類事，便不容袖手，於是事情，越來越多，仇家自然又加了好些，我明知這等作法，於我將來不利，無如勢成騎虎，最關緊要的，是我這次劫難，除了死中求活，和他硬對，一任我上天入地，均躲不過去，想了又想，覺着守在山中，等仇人尋上門來開刀，還不如事前打好主意，迎將上去，多半還能有個轉機，你王三師姊，來尋我時，先本未允，後一占卦，他說那地點時日，正與我應劫之期，相差不久，難得有一竹山教中仙長，與我結交，只要今明日，不遇凶險，以後便和他，成了密友，所有對頭，均不能奈我何，並且這次，對頭法力，雖比別人強，却不是我對手，我事前，再小心一些，將真身隱起，只運元神應敵，更是勝多敗少，即便敗了，也是無妨，起初打算令你，代我上場，更可萬無一失，無奈你太胆小，恐你臨敵誤事，我又愛你，爲防萬一有失，才改命你，在上面主持神火，免有失閃，我自來言出法隨，永無更改，這等深恩相對，應知感激，神火如爲敵人所破，許你元神遁回，但是事情難料，元神復體以後，卽速向我行法報知，如若久不見回，法壇神燈一滅，那便是敵人，約了能手相助，我已大敗，元神遁往來時所遇仙長那裏，好在本地方人，敬我爲神，不會傷我身子，你走時，再囑付他，加上幾句，恐嚇的話，令其緊閉房門，不許人入內窺探，有人來問，只答以家中老病之人，在內靜養，三日之內，我自回轉，另有酬謝，你可卽速前往湘江附近，來時所去深山之中，將我尋到，日後自有你的好處，你如忘恩背叛，或是不照我話行事，或是不去尋我，和那仙長，我手辣心狠

，你隨我這幾年，總也知道，到時，休要怨我，不念師徒情分，說罷，他便令我，隨他行法入定，我這才稍爲放了點心，總覺這次凶多吉少，不敢大意，時刻留心，觀查他們動靜，準備退逃，不料老太婆，這次帶來的，兩個徒弟，知我將來，要承授本門衣鉢，俱都妬恨非常，先向老太婆，說我壞話，沒有生效，越發對我厭惡，那神火雖由我元神主持，但須聽這兩個惡徒號令，尤其我的法力有限，一到樹腹裏面，便吃他們禁住，罵我許多難聽的話，又說我，不應胆小怯敵，違抗師命，老太婆雖然溺愛不明，此時却須由他擺佈，這次仇敵，法術利害，勝了自無話說，如若大敗，決不令我元神，好好逃走，任憑仇敵傷害，以出他們惡氣等話，我知他是妬忿的話，門法是以堤下爲主，上面只是疑兵之計，身落人手，怕也無用，沒奈何，只得在樹腹火焰之上，耐心守候，前半日，只聽他們，欺凌鄉人，並未見有仇敵走來，午後又聽與人爭吵，漸漸門法起來，我在樹腹中偷看，早就看出來人，年紀雖青，不是常人，他們死在臨頭，竟會毫無警覺，頭次催我發火，我假作有顧忌，遲了一步，等二次再催，始行發出，不料對頭利害，全無用處，反害了他自己的性命，末了這兩位仙長，尋到樹腹，我被邪法，禁在火焰頭上，又逃不脫，正在情急告饒之際，吃這位仙長，手指寶光一撩，無意中，將禁法破去，方得抽空遁走，回到屋中一看，老太婆尚在堤下，蘆荻林中，行法未回，我雖不敢，就勢逃走，但照平日所聞，老太婆師徒，雖然倚仗法力，橫行江湖，好像不是什麼，正經修道人，並且他聽王寡婦說起君山門法，用雷將他兒子打死的，兩個敵人，甚是胆怯

，所以事前，十分戒備，未曾上場，先想好了逃路，今天在柳樹下面，和他徒弟鬥法的，又是兩位，年青仙長，與王寡婦所說的仇人，差不多，我猜人家，法力比我高，他的隱秘形跡，早已算出，有意尋他，照此勢情，一定是大敗傷亡，要佔多數，好在同我一起的，兩個惡徒已死，他們俱都不會出神，恨我也由於此，反正不愁被人告發，暫且不向他告急，只守在一旁觀望，意欲相機行事，他如得勝，或是傷敗回來，那是我的命苦，難還未滿，只好隨他鬼混，遇上機會，另想法子逃走，如若查問，便說我剛由樹腹中，逃了回來，他兩個徒弟，尚且被人殺死，自然不能怪我臨陣脫逃，他如遭報身死，我便逃走，仗着他傳我的，幾樣法術，打聽道路回家，也不怕人欺負，他還有好些徒弟，孫，散在江湖各地，我多不相識，也不知道住處，老太婆爲人，刻薄吝嗇，門下徒弟，只打着他的旗號，在外橫行，輕易得不到傳授，除却王三寡婦母子，和今日同來諸人外，多是虛張聲勢，無什法力，即便遇上爲難，就是敵他不過，也能脫身，正打主意，盤算少時，出了事，如何逃走，老太婆本在法壇條桌後面，盤膝打坐，隔了不多一會，忽然面上，連現出愁苦驚懼之狀，他平日無論遇上多大的事，多利害的仇敵，永遠不動聲色，如是陰惻惻的一笑，那便是耍下毒手害人，心中得意，這等神情，還是頭一次看到，跟着，便見他，驚懼惶急之中，帶出痛苦情景，面色越發怕人，心正害怕，猛聽他一聲慘嗚，連身迸起，跌倒地上，人已和燒焦了一樣，我知他必慘死，連元神也被人燒化，敵人如此神通，定必隨後尋來，又恐被門外的人，聞聲趕來，偷看了去，趕忙藏身

椅後，一面把隨帶金銀，取了一些，匆匆由後窗戶逃出，因料諸位仙長，法力高強，一逃必被追上，打算拿銀子，買好鄰家，藏在近處，以爲諸位仙長，決不疑我，會沒逃遠，我等仙長走後，再行逃走，尋一僻靜之處，雇船起身，問路回家，不料他們，收了我的銀子，又將我獻出，本心實是氣極，却也無可如何，自幸發覺尙早，於是又用聲東擊西之法，用幻景化爲黑烟，假裝往岳陽逃走，人仍藏在草堆裏面，當呂仙姑，搜尋我時，同來一位，便是先用飛劍，幾乎殺我的，那位仙長，就伏在草堆裏偷看，嚇得心中亂跳，惟恐搜出，難以活命，正在敬神念佛，忽聽仙姑，口氣頗好，心中一寬，當時便想出來求告，祇是不敢，正打不起主意，不料被那姓王的覺查，我見不好，祇得跑出來求饒，做夢也想不到，仙姑如此恩厚，我家本是衰落了的书香大戶，父親雖然疼我，人極古板，母親是個後娘，我一個女孩，被邪教中人，強收去做徒弟，一直好幾年，沒回過家，忽然孤身逃了回去，那地方讀書人多，族長的權最重，就算父親多愛惜我，一些親族鄉黨，不當我是壞人，也必當是邪魔鬼怪，不許我家收留，勉強收下，將來也決沒有好結果，我因想老婆子，所住黃柏嶺，地方十分僻靜，他生平無兒無女，却積了不少金銀珠寶，以前積蓄的，我不知他，埋藏在什麼地方，近四五年所藏，却祇有我一人知道，這還是近年號稱洗手入山，不是一些徒子徒孫，再三聘請，輕易不肯出手，出於門人孝敬的，佔大多數，不是巧取強奪而來，那數目，已是不在少處，論起以前，多少年的積聚，那就太多了，他山中除我以外，祇用了一個，帶着一妻一女的長年，男的代砌

種着二十多畝地，兩畝果菜園，管着一個小魚塘，妻女給他燒水煮飯，做些粗事，近身服侍，祇我一人，他住的地方，在緊連房子後面的，山洞以內，除我隨時侍側外，誰也不許進去，祇管這多的金銀，大約除王寡婦外，知道的人極少，每有徒弟尋他，他便向人告窮，說他生平所得的資財，全在暗中行善，作了好事，現在老來受窮，因為斷絕人間烟火，還得再煉些年道法，如非在山裏，開闢下這一二十畝田地，連徒弟和下人，都養不起，就這樣，一有了錢，仍喜暗中行善，隨手散去等語，王三寡婦，知他最忌諱人，說他私事，自不敢說他有錢的話，還須隨聲附和，說師父枉受各方供養，因好行善，手中常時分文皆無，我們當徒弟的，理應孝敬，不該坐視，以討他的喜歡，那些徒子徒孫，固是半信半疑，無如不知細底，又不敢問，爲了怕他心貪，索取無厭，沒事輕易不敢上門，他到也好，你不尋我，拉倒，你只有事來求，不滿他的慾望，決不理睬，人又刻薄陰毒，不留情分，鬧得門人，個個恨他，誰也知他忌刻，不會把藏財的地方告人，我又年幼，決不對我生疑，不過，他剛死不久，那長年一家人，我雖不怕，終恐別的徒黨，想到老太婆，身後餘財，前往搜尋，不得不加小心，以免遇上，我先前打算，回家先見父母家人一面，族長能許我家收容，便在家中，住上三五月，不然，便到漢陽親戚家，住上幾月，等事情冷了，我再偷偷前往山中，將他埋藏的，金珠等物，發掘出來，一半送回家去，與父母用，把下餘的一半，在家鄉附近，蓋上一所小庵堂，我在裏面修行，以免將來受罪，天幸遇到諸位仙姑仙長，仙姑對我，更是恩寬，我想人生一

世，晃眼老死，譬如適才，受了老太婆師徒的連累，同歸於盡，又當如何，照今日情勢，這條小命，不是白檢的麼，現已立志，拜在仙姑門下，出家學道，望乞仙姑，可憐弟子，一個苦命女孩，恕其以往，受人脅迫，出於無奈，格外恩寬，大發慈悲，收爲弟子，不使流落無依，並受惡人欺負，便感激不盡了，隨說，隨又跪了下去，叩頭不止，南綺一面，伸手拉起，笑說道，我們與那江湖左道妖巫，迥不相同，玄門正宗修道的人，不特內外功行並重，修爲艱難，平日險阻甚多，不是容易，規條尤爲嚴緊，並且我們，新近才拜在青城山，朱真人門下，具是新進門人，前面還有幾位師兄，均未收有門人，我們未奉師命收徒，豈敢擅自私收弟子，你這心志，也頗可嘉，無如不是一說，就成好事，依我爲你打算，你還是卽日回轉家鄉，與父母家人團聚的好，我想你一個未成年少女，又無什麼事，落在人的眼裏，一任族中家法，多麼嚴正，也無不許你家，收容之理，何況你不久，便可掘取妖巫，所遺財物，家况又頗清寒，卽便族長，爲人迂腐偏激，你父母終有愛女天性，有了那多財物在手，也不是無法可想，當地不容，或是因爲會被妖巫，擄去數年，致引外人疑忌，大來難說婆家，那你不曾用妖巫的錢，在外省外縣，置些田業，勸你父母，全家移往過度麼，如若隨我，休說勢所不許，就說可行，我們都是飛行絕跡，來去神速，現在正奉師命行道，當時與些異派妖邪惡門，你什麼法術不會，只憑妖巫，所傳那一點，左道中的小術，不遇事，不過攜帶麻煩，只遇上事，我們一個不能兼顧，卽送命，那是何苦來呢，香兒原是立志拜師，懷着滿腹熱望，及聽

南綺，語氣堅決，不禁沮喪萬分，流下淚來，正在傷心憂急，意欲設詞，再行苦求，忽然福至心靈，想起一事，忽即拭淚，問道，仙姑說是青城山，朱真人門下弟子，這位朱真人，可是生得極矮小，法名只是一個梅字，人稱矮叟的，青城派劍仙，開山教祖麼，因香兒容貌美秀，神情嬌婉，楚楚可憐，連靈姑也動了愛惜之心，只是大家，俱想往岳陽樓去，見他和南綺，還在糾纏，正想開導幾句，回言俱覺奇怪，裴元首問香兒，如何知道，香兒答說，本來我也不知，什麼青城派，峨嵋派，也是那山洞中妖道說的，這次老太婆，和王三寡婦，領我往洞中，見妖道時，上來說話，並未避我，所以前半聽得清楚，據妖道說，他們竹山教，早就有人，住在君山後山洞中，爲的是君山脚下的，鎮湖神鐘，和裏面藏的法寶，本是一件極好的事，照理這幾人，應該回山，報知教中師長，派人同去，合力下手，自然容易，無如這人心貪，想要背人獨吞，先只一人，後見不行，才又約了幾人，都是一般，瞞心昧己，所以才鬧得如此糟法，在君山，藏伏了好幾個月，白費許多心力，一點眉目，也不見有，後來實在無法，又發覺被外人知道，從中作梗，現在雖未判明敵人來歷，查看種種可疑行徑，和不好的兆頭，來人極似青城，峨嵋，兩派門下，惟恐畫虎不成，對頭行踪隱祕，又看不出是何用意，又不捨棄而不取，這才着了急，回山稟告師長求助，教中長老，因他先未稟告，大怒不管，却令他暗中隨來，一面查探，兩派仇敵踪跡，等這幾人，事將成就，忽遇仇敵爲難之際，突起相助，他知君山脚下，開通地底道路，入內取寶，必有仇敵梗阻，勢所不能，付奪情勢，只

有舍近圖遠之一法，就這樣，仍恐仇敵警覺，恰巧老太婆與排教鬥法，正可借以掩飾行藏，並說他一切，均已準備停當，只等老太婆，把這裏湖底，開一深洞，與排教，鬥完了法，事情過去，無人留意，他便跑來，就着現成湖底地穴，暗中入內，一面用他所煉陰雷，和一件叫作玄鳥鑽的法寶，在下面穿地開路，同時，再把他在山洞裏，所準備的，什麼陰魔大法發動，以爲策應，底下的話，雖然避我，不令在側，我却看出他，對我不懷好意，先前只想逃命，仙姑恩寬，出於意外，一心回家，看望父母，不曾想到許多後患，這時，漸漸想起，未來凶險尚多，第一，照那妖道，和老太婆，爭執的語氣神情，對我已決不肯放鬆，我知他那妖法，均有童男女生魂，隱在妖幡之下鎮守，妖道既看上我，決不輕易罷休，他那法力，比老太婆師傅，強得多，又能空中飛行，隨意來往，早晚難免被他搜着，決無幸免，往好的說，強迫收爲妖徒，命雖保住，人却墜入火坑，要是不好，就許受那煉魂之慘，此外，還有老太婆的，許多徒子徒孫，只管認得我的人不多，全知老太婆，收了這麼一個小徒弟，又都料定老太婆，留存的金珠財物甚多，縱以我年紀輕，不敢吞沒，總想由我身上，查探出一點線索，再者，老太婆，是他們的，惟一首腦，只管近年，見面都難，對外仍多仗着，這塊招牌，橫行欺人，如今老太婆，和王三寡婦等，幾個比他們強的，忽然全數失蹤，自是又急又怕，他們決不相信，死得這麼乾淨，何況這些人，全死在諸位仙姑仙長手裏，正經敵人，並未在場，益發使他們，不知來由，勢必到處訪查，這次同來諸人的死活下落，我不遇上，自然無

事，遇上定非受害不可，這夥徒子徒孫，均吃水碼頭飯，常在兩湖來往，黨羽又衆，爲此越想越害怕，只有哀求仙姑，收爲弟子，如因相隨行道，受什危難，那是弟子，命苦福薄，數該如此，死而無怨，否則，弟子回去，也終無好結果，與其終日提心吊胆，結局仍不免被妖道惡人所害，轉不如隨定仙姑，就送了命，也落一個好鬼，下次仍可投轉人生，不致被人強迫爲惡，現世受苦受害，死後還因作孽太多，墮入輪迴，不更冤枉麼，如說未奉教祖朱真人之命，不能收徒，隨在仙姑身側，做個丫頭使女，總該可以，現在弟子，業已打定主意，寧死也娶追隨仙姑的了，香兒說時，漸漸淚如泉湧，說完，人已成了淚人，衆人見狀，越覺他楚楚可憐，裘紀二人，想要開口，請南綺靈姑，爲他設法，均吃南綺，搖手止住，直到香兒，把話說完，南綺才笑道，你先莫哭，那妖道所居山洞，你還認得麼，香兒以爲有了指望，不禁心喜，忙拭淚答道，弟子只隨他們前往，地名沒聽說，地方是在湘江左岸，一個山裏，甚是荒涼，路逕却逸記得，南綺道，你苦口求說，執意相隨，未奉師命，收你爲徒，自辦不到，但能給你，另外想法安置，或是另拜仙師，不過，你隨我們一起，遇上妖人，真能不害怕，把吉凶禍福，置之度外麼，香兒大喜道，弟子但蒙收錄，百死無悔，赴湯蹈火，均所不辭，說罷口稱恩師，又要跪下叩頭，南綺攔阻道，如今還不能算是定局，又不是我，自己收你爲徒，你不必行禮，且領我們，先去尋到那妖道，等到這裏事完，我再給你設法，現在還早着呢，香兒不敢再說，暗忖師父也許是見我，曾入邪教，不大放心，想要查看我心性爲人如何，再定

去留，好在師父心軟，已允相隨，只不當時遣走，必有指望，忙卽諾諾連聲，恭恭敬敬，侍立身側，靈姑見香兒，一聽話有轉機，立即面現喜容，依依南綺身側，宛如小鳥依人，意甚真誠，知南綺心慈而軟，經此一來，以後越難擺脫，自己也覺此女，引人憐愛，只是未奉師命，如何擅自收徒，豈非一個難題，並且帶着一個，不會劍術，無什法力的幼女，在外行道，也實累贅，便笑問道，南妹，我們帶了此女同行，遇事方便麼，南綺道，你看他這可憐樣子，實令人不忍堅拒，在未蒙師父，允准以前，收徒自辦不到，好在我們，爲了君山之事，暫時還不能走，我想先把他說那妖道除去，找下住處，命他在彼時候，一俟君山事完，他資質聰明，好似不差，只要真心向道，就費點事成全他也值，到時如無機緣，我便把他送回長春仙府交與家姊，也不致沒有着落，靈姑喜道，我原是爲他拜你爲師，與相隨行道，兩有礙難，一時想不出什善策，竟忘了令姊仙府，可以收容，這真再好沒有，既是這樣，我們日內便許和妖人對敵，此女年幼，並無法力，隨在一起，不特太險，亦是累贅，且待今明日，把先來各正派同道，踪跡行逕，訪查出來，探明時機早晚，看看除武當七姊妹外，那兩少年，是否真個我們的，好友同道，此外有無別人，然後看事行事，不過我知現在奉命下山行道的，差不多，俱是我們，同一輩的，除峨嵋派的，幾位女道友，多不能輕易收徒，如若驅除竹山教妖人，爲時尚早，那就率性一勞永逸，由南姊先送回仙府，安頓好了他再來，省得轉交別位道友，也是叫人爲難，此女以後，如真向道堅誠，性行高尚，將來我們，能收弟子時，再行稟告

師父，正式收徒，也是一樣，南綺見靈姑說時，香兒似喜似憂情景，料他思想家中父母，故意笑問道，你不願我，送你往我家去麼，香兒垂淚道，弟子蒙二位仙師，深恩成全，求之不得，焉有不願之理，南綺道，那你還傷心作什，香兒含淚跪答道，弟子實因家父，年老家貧，想見上一面，將手邊這點金銀，留家度用，再隨恩師，去往仙府，聽大師娘，教訓傳授，但知恩師，除妖事忙，此行便是抽空，如何敢再煩瀆，故此傷心，望乞恩師寬宥，南綺見香兒，天性甚厚，越發喜愛，隨手拉起，撫慰道，你不要愁急，世無不忠孝的神仙，你念念不忘親，我祇有喜歡，如何怪你，便你不說，我也必為打算，到了走時，我必為你，勻出些時候，不特送你回家，與父母家人相見，如若還有餘暇，就便連老妖巫，所埋藏的金珠，也同取去，一併發掘出來，如祇中人之產，全數給你父母養老，真要太多，便看事行事，除分與你父母外，下餘充作濟貧之用，不過日內，有無這等閒空，尙拿不准，如無餘暇，只可先便道送你，回家一行，發掘妖巫窖藏一層，只好留待這裏，事完之後再辦了，香兒聞言，益發感激涕零，南綺、靈姑，俱愛香兒，靈慧溫婉，還待往下談說，紀異早已不耐，隨說道，我們該走了，老說這些閒話，有什麼意思，南綺道，先我們打算，往岳陽樓一行，自應早走，現在先尋妖人，他們設壇行法，多在深夜，此時前往，就許不在，走晚一點，到准撲上，還有香兒，乃妖巫徒弟，此來，他手下徒黨，必還有人見過，我適想起，如若帶往岳陽樓上，定不免生出枝節，我們固然不怕，何苦多此無謂糾纏，反正無事，何妨多留一會，紀師弟如不願在此，好

在湘江沿岸，山水清華，我們就着搜尋妖人，一路遊賞前去，也好，說罷，便同起身，那兩民家，把四人當作活神仙一樣，又知橫行江湖的，妖婦惡人，俱被這四位少年神仙除去，照着多少年的，耳聞目覩，老妖巫的法力，何等高強，他那徒子徒孫，在江湖上橫行，連各地官府，都不敢過問，也被這四位活神仙，不動聲色，連帶消滅了個，尸骨無存，永絕後患，不禁又是感激，又是敬仰，不知如何款待才好，一聽要走，紛紛近前，環跪地上苦口求說，鄉農人家，無什好食物，現已殺雞摘菜，闔鑊取酒，請四位神仙，吃頓晚飯，我們原給老妖婆師徒，準備下，有好些現成酒食，爲表誠心，均未敢用，東西雖不值錢，全都乾淨新鮮，還有早來，親戚送的活魚，務求神仙賞臉，容小人們孝敬一回再走，靈姑知這般鄉民，不可理解，一面喚起，一面笑道，你們不必如此，我也不瞞你們，我四人實是神仙下凡，一則見妖人爲惡太多數限已盡，二則你兩家又是安善良民，不應受他侵害欺侮，故此即早將他除去，雖然幫了你們一點忙，但是我們該當做的，談不到謝字，只要以後各人把心放好，孝敬父母，全家和美，多做好事，比謝我們，還強得多，並且你們，也能得福，否則，你再請吃多少東西，也是無用，一樣降罪，真神仙不似妖巫邪教，要人供養，你們飲食，做得多好，無奈我們，俱不吃人間烟火，怎能享受，盛情只可心領，還有我們，尙要在此，行道救人，走後，第一不可向人，洩露踪跡，第二，萬一路上再遇，不可招呼，如不聽話，惹出事來，却休怪我們，不能幫你，衆人果然相信，方始不敢再留，心中終覺歉然，重又跪在地下，叩了好些頭才罷，

靈姑也不再勸阻，道聲好自爲人，天自保佑你們，平安吉慶，說罷，便和南綺，裘，紀，香兒，四人走出，到了路上，回顧那兩家人，還跪地上，似在叩頭祝告，南綺忍不住，笑道，靈姊，素日謙和，今日怎自居神仙起來，靈姑道，你不知道，這般鄉民，是死心眼，他已認定我們是神仙，沒法分說，你越說不是神仙，他越當真，反而麻煩，纏個不已，轉不如逕自承認，聽其自然，到能聽話，并且以後，還真能一心行善，勉爲好人，這不過，任他們，朝天多叩幾十個頭，我們希圖省話早走，只好由他們去了，南綺笑道，我雖從小修煉，生長仙山，塵世上事，却無什見識，遇有人向我求說，什事多不好意思堅拒，靈姊就比我強多了，靈姑道，我幼時，也是面嫩，只爲隨侍家父，在江湖上，奔走十多年，漸漸才臉老了的，遇上惡人，如不加點權變，直行不通，直非逼人說那違心之言不可，一樣是人，也不知他們，怎的那麼糊塗，香兒接口道，師伯說得真對，就拿今天死的，老太婆師徒來說，以弟子平日，暗中觀查，並無什麼了不得處，雖會邪法，多半有許多做作，事前如不設壇，或是準備好了法物神符，便行不通，要是突然有人，暗中行刺，就能制他死命，只不被他警覺，連老太婆也如此，他們仇家很多，按理，可以暗算復仇，可是從未聽說，有人這等做過，尤其一般富紳商民，不是見卽下拜，奉如神明，便是戰戰兢兢，任憑剝削，稍爲得罪了一個，更是怕得要死，其實，內中只老太婆最利害，可是他每夜均要修仙入定，不特人和死去一樣，還有許多短處，他那本命神燈，和保護元神的法物，被人一毀，立卽不能回生，那些受害的人，只要用一點

心，探明細底，真是手到成功，一點不難，偏是不敢，到處求人，代他報復，結局仇未報成，連他帶所請的人，都一齊送終，怕死反不能免於死，豈不冤枉，南綺笑道，你說人家，胆小無用，你如此痛恨老太婆，又在他的身邊，更較外人容易，爲何也不下手呢，香兒答道，弟子在山中，有時思念父母家人，再受他的磨折，未始不覺難過，一則多不好，總是師父，二則，弟子胆小手軟，平日連別人殺個雞，都不忍心看，如何敢生殺人之想，紀異笑道，既是這樣，你還非要拜師，我們在外，遇到妖邪惡人，決不看他活命，有時會生被我們飛劍，絞成肉泥，將他形神，一齊消滅，適才妖巫師徒，就是死後，連尸骨都被消滅無存，你如遇上這類事，不更害怕麼，香兒一時答不上來，只抿着嘴笑，靈姑見他，嫣然嬌笑，美慧可人，雖覺動人憐愛，終嫌失之柔和，缺少英氣，不像是本門弟子，心方一動，裘元見南綺，靈姑，只顧憐愛香兒，且談且行，笑道，我們不趁此時，四外無人，飛往湘江，這等走法，何時才得到呢，紀異接口道，先前來時，那等忙法，現在人未尋到一個，君山妖人詳情，也不知道，反到慢了下來，是什麼原故，南綺道，先前也只你兩人性急，我和靈姊，何曾急來，這並不是性急的事，一則，這裏已有別位道友，在此策劃，我們本是閒中無事，聞風而來，不查明細底以前，不能輕率從事，一涉躁妄，便易僨事，先來武當諸道友，法力並非尋常，他與妖人，暗中相持，必有深意，否則，早已下手，何待今日，起初原爲訪查雙方虛實，看是何人在此，就便一覽岳陽之勝，那也只是沿途遊玩，少行前去，相機進止，並無一定，恰巧無意之

中，除去妖巫師徒，雖與大局無關，終破了妖人，一處詭謀，並還由此得知，君山諸邪之外，尚有他的有力同黨，暗中伏伺，準備到時發難，坐收漁人之利，我先已想過，湘江附近潛伏的這一個，形踪詭秘，武當諸友，必還不曾發覺，我們正可跟着這條線索，前往搜尋，相機行事，不特去了一害，將來不問何方成功，都可減去一層阻力，萬一先來的人多心，也易解說，免得我們一到，便同別人，走一條路，彷彿爭功似的，

第二回 颿影趁夕霏風急天高催晚棹 簫聲起雲水月明林下舞胎仙

固然，同是除害消災，修積善功，終應有個先來後到，不要爲此，生出嫌怨才好，這類竹山教的妖法，昔年曾聽家父，偶然談到，行使陰魔邪法，多在子夜，那妖道既防教外仇敵，又防他自己人知曉，日裏決不現露絲毫形跡，現既專爲尋他，去得早了，實是無用，一個不巧，打草驚蛇，隱形匿跡，又所擅長，妖巫伏誅，妖道不會無所警覺，本就有了戒心，再往一逼，定必滑脫，我們又是志在生擒，以便拷問詳情，如何可以操之過急呢，妖道見妖巫已死，無人往尋，必當妖巫，死在排教對頭手裏，他那借地行法的陰謀，尙未洩漏，再不，便是來人，不是他的強敵硬對，與君山盜寶之事無關，自然放心，少了戒備，一面因幫手已死，前計難施，必要另生陰謀，祭煉邪法，也更加急，只要應時前往，多半可以成功，好在沿途，水碧山青，我們一路走去，正好，忙他作什，裴元道，話雖如此，現在天時尙早，與其這樣，還不如逕往岳陽樓，先了登臨之願，

就便帶了香兒，在彼飲食，挨到夜裏，徑直飛往，不更好麼，南綺道，你所說並非不可，一則，怕有妖巫餘黨，認得香兒，生出枝節，二則，我們還沒去過，香兒只記得方向形勢，不知地名，不早尋到那附近去，夜來尋找，便易失錯，還有香兒，也是一個好餌，此時此地，妖人自不會來，等走到那附近地方，我也許借此，誘他一誘，能使中計更好，如其不遇，夜來再往，直撲他行使妖法的巢穴，岳陽樓，無非常人看水看山之地，因是自來相傳勝地，既然來此，順便一遊而已，如在左近諸山臨觀，且比他強得多，我們儘有去處，何必非此不可，到是少時，要尋一鎮集，給紀師弟，香兒，買些東西吃，是真的，紀異道，這個到不必在意，裴老伯母，給我做的，乾糧肉巴等，還很多呢，南綺道，你現在辟穀功夫還淺，便元弟也比你，強不許多，又愛吃好的，我和靈姊，雖是有無均可，也並非長此辟絕烟火，偶思異味，便動食指，連日在家中，吃好的慣了，不覺得，出來日久，便不免有時要想起，却沒地方找那好的臘味，好在我們帶着，不會變味，現又添上一個香兒，武當諸姊妹，不知能否合在一起，先不吃他，以備日後，萬一之用，暫時還是買來吃的好，衆人俱都稱善，仍是步行，往湘江進發，因當地是魚米之鄉，人烟不斷，到處田畝村落，荒僻之處絕少，一行五人，又多長得英姿韶秀，絕世丰神，紀異貌相，偏又那麼清奇醜怪，常人眼裏，自然難得見到，遇上由不得多看幾眼，有的，還在指點驚奇，靈姑，南綺，漸覺不耐，裴元看出二女心意，見左近湖邊，泊有不少小船，笑道，我們反正走得慢，地理又生，香兒前隨妖巫，本是坐船，莫如

我們，也雇條船坐了去，他比較也好找些，香兒接口道，弟子原有這意思，諸位仙師沒說，不敢開口，這長路，沒走過，如是坐船，弟子前日所坐的船，是王寡婦家的，泊處是在離南津港，約五十里，一個近山的斷岸底下，那裏蘆葦甚多，境極荒僻，那山離江，還有不少路。入山到妖道洞中，相去約有二十多里，洞在亂山危崖後面，無路可通，石多土少，附近也無人家鎮集，弟子認得甚真，南津港是大水碼頭，船上人一定知道，只坐船到那裏上岸，吃完夜飯，趁着新月尋去，必能尋到無疑，靈姑首先稱善，衆人也都高興，這些事，自以靈姑，最爲內行，知道一行，未攜行囊，幾個異言異服的，少年男女，乘夜放舟，易啓人猜疑，先到湖邊，尋一老船夫，上來便用江湖上隱語，告以一行，俱是武家，意欲月夜遊江，順便到南津港，看個隱居納福的老武師，後日原船回來，許了厚值，幾句話，便把船雇好，等船開來，上去落坐，又由裴元，取出十兩銀子，命船家代辦食物酒水，就着湖邊魚船上的魚蝦，以及河鮮之類，買了些來，暗告衆人，晚來就在船中進食，無須另覓鎮集，開船之後，船夫來說，今日天色已晚，又是逆風，夜裏決趕不到，南津港，靈姑笑道，我們原爲月夜行船，看點野意，隨遇而安，你只照前搖去，並不限定趕到那裏，也許遇上好風，能在半夜裏趕到，不更好麼，船家是個老江湖，見衆人年紀雖輕，不是尋常客人，手頭大方，人又和氣，十分喜歡，退了出去，一面命隨船婦女，準備酒食，一面加緊，往前搖去，衆人見暮色蒼茫，烟波蕩蕩，一輪紅日，遠浮天際，迴光倒映在湖波上面，幻出萬頃金鱗，涼月已上，清輝未吐，直

似碧空中，懸着大半個玉盤，奇曼杳靄中，現出幾點疎星，月白天青，與天際綺霞，浮波紅日，遙遙相對，風檣陣陣，此去彼來，櫓聲款乃，間以漁歌，側顧君山，林木蒼翳，烟靄蒼然，暮色已甚濃厚，裘元笑道，你們看是如何，在岸上也是一樣看水，我們坐在船上，便覺天地空曠，波瀾壯闊，別具一種，開闊清麗的境界，使人心神十分爽快，比起在地上走，不強得多麼，南綺笑道，這還用說，一是在塵土中步行，水祇看到一面，此外多是人家田園邱壠，到處都是田家用的，破舊物事，雜沓堆積，一是四面都是清波浩瀚，眼界先就空曠乾淨，已顯有清濁之分，况又是同門友好，環坐言笑，烹茗清談，煮酒對酌，起居飲食，無不自如，當然是要比陸地，強得多，這能說一樣是看水麼，裘元笑道，那麼，我們人總該是一樣吧，怎麼別人說話，你便稱贊，我一說，你便要挑剔呢，靈姑聞言，直忍不住好笑，南綺微慍道，你說話本來稚氣欠通，如何怨我挑剔，剛才你說要坐船，我何嘗說什話來，說得通時，不也依你麼，裘元恐南綺，又鬧小皮氣，便道，我不過隨口一說，你也認真，到是船走這慢，何時才到南津港呢，南綺嘆味一聲，笑道，說你欠通，你還不服，這是難得住我們的事麼，這時天還未黑，想要早到，不是極容易麼，這也值得掛念，靈姑笑道，裘師弟這是把話說錯，沒話找話，想掩岔過去呢，不過，連日月色甚明，湖上夜行船甚多，突然加快，易啓人疑，俗眼雖不足計，恐將君山，那夥妖人驚覺，還是這時，便把船加快起來，使人不覺出來最好，此事南妹頗是當行，就請下手如何，南綺笑道，我是想，這一片湖面，夜景甚好，逆風催舟，藉

爲細心的人，便自警覺，不如先暢湖中之遊，稍爲留連些時候，等月上中天，清光流照，我們吃完夜飯，船也入了湖心，再擇一僻處暗中起始，行法催舟不遲，這船家反正是瞞不住，我們到時，率性不加掩飾，只囑他不許向人洩露，反少好些猜疑，免致傳揚，靈姊以爲如何，靈姑道，我只想到一面，還是南妹心思細密穩妥，就這樣辦吧，一會，船家開上酒飯，明月已上中天，清輝四徹，風也較前平和，清風徐來，湖波鱗鱗，彌望空明，衆人臨流對酌，益發有興，那船是隻二三號遊船，船家男女老少，共只五人，還有兩個是小孩，這一開飯，益發慢了起來，衆中紀異，最是急性，向裘元說道，其實這近一點水程，要由我來搖，簡直無須行法催舟，也能早到，無如船家，年紀老了，搖船費力，等吃完酒飯，我代他們搖櫓，你看比他，要快多少，說到末句，船家正端菜走進，聞言笑道，按說南津港，相隔開船地方，只十餘里，本來就這樣慢走，不到半夜，也可趕到，但是諸位尊客，說那地方，乃南津港的最前頭，地名叫小江場，路還差着多一半呢，真要是着急事，等吃完飯，叫我女兒掌舵，我屋頭人也幫着搖，他雖是個女的，還有點蠻力氣，有三人下手，多出點力，今晚也準到了，怎能勞動相公你家呢，靈姑接口道，我們沒什急事，只我這兄弟，性子急些，莫聽他的，仍照你們搖法好了，我們還看湖上夜景呢，船家剛放下菜盤，笑應走出，南綺忽見一隻打魚小船，上坐三人，各拿着兩片槳，由船側駛過，三人六槳，一齊划動，其疾如飛，眨眼對錯過去，偏頭窗外一看，已被駛出一兩箭之遙，轉瞬之間，剩了一點，極小黑影，沒入水雲深處，那去路

正對自己來路，驀然遇見，舟中人的面貌衣着，全未看清，月光照處，只當頭一個，倒坐划槳的，似個成年人，中坐和後稍，連划帶掌舵的兩人，彷彿似十四五歲，漁家幼童，沿途曾見有不少來去的遊船，和這類小漁舟，還有用寥寥十來根細木和竹子，紮成小竹牌子，上面只有兩人，順流而駛的，快的儘有，似此快法，却是初見，這時，裘元面向船家，又和紀異問答，呂紀二人，一個背向窗外，一個也在和人說話，全未看見，香兒緊傍南綺，年幼矜持，雖然瞥見一眼，不以爲奇，也未開口，南綺當時，雖覺那小漁船，快得出奇，心中微動，只側身探頭，往後面略看了看，也沒和靈姑提說，跟着呂，裘，紀三人，又一說笑，便自岔過，等酒飯吃完，船家討好，收持完了器具，泡上好茶，便照前言辦理，連夥計帶隨船妻女，一齊下手，又住了迎頭風，船果然快了起來，紀異笑說，還差，裘元笑道，你想照你在湖心洲，用鐵漿行舟的氣力麼，那如何行，你一上去，快一定是加倍不止，只是走不多時，休說那櫓，禁不起你的神力，非搖斷了不可，只怕連船，都要散了呢，靈姑邊笑，邊說道，師弟小聲些說，船上忌諱多呢，紀異道，有我們在船上，他這條船，多大風波，也不要緊，有什麼諱，靈姑道，話雖如此，他們俗人，那知究裏，你沒見一條魚，都切成兩片，端上來麼，那就是防客人吃完這面，再吃那面，忌諱那個翻字呢，任憑少時，給他多少犒賞，也抵不了一句忌諱，這船家，人似善良忠厚，我們坐他船，也是有緣，他很實心恭敬，豈可爲兩句，不相干的話，使人不快，這是他們，忙着搖櫓，嘴裏又在吆喝歌唱，沒有聽到，否則，縱以我

們，不是常客，不敢進來質問，說閒話，也必有些積習相沿的舉動，至少十天半月以內，他們還耽着心，弄巧還要許愿酬神，求保平安，我們信口開河，却累他們，虛耗錢財，耽上心事，那是何苦，南綺笑道，畢竟靈姊，江湖上事，見歷得多，要是我們，這三個人，幸會飛劍法術，平日極少用到舟車，如在江湖上走動，真不免到處受人搶白忌恨，寸步難行呢，紀異道，那也不見得，反正有理可講，有什忌諱，全由我來應，他也無話說了，裘元道，本來入國問禁，入境問俗，一處有一處的，風俗習慣，我們自己魯莽，怎能怪人，我想初出門在外的人，也無什大難處，只是少開口，人和氣些，加上一點小心，那也就行得通了，無論什事，有多少不由口舌而起，靈姑笑道，想不到裘師弟，富貴人家公子，竟會說出這等練達之言，再要是少伸手，管閑事的話，便常在外跑的人，也不過是如此，紀異道，你聽裘哥哥呢，他是南姊姊發了話，照例是順着說，我們下山行道，專管的，便是別人的事，如若不管閑事，還行什道，積什外功，各自回山，等做仙人好了，衆人聞言，方自好笑，船家入報，船已進了南津港，照此天氣風色，半夜裏，準可到達港頭鎮，小江場，說完退出，香兒正憑窗，回望來路湖口，波光月色，忽然失聲道，師父請看，那不是先那小快船，怎又到了我們船後，南綺忙即探頭外望，果與先見小舟一樣，也是三人六槳，兩前一後，快也相同，已然駛入湖中，水雲浹漉，波光浩蕩，輕舟一葉，疾同箭射，路一轉側，便往斜刺裏，君山一面駛去，沒了影迹，看神氣，不是由南津港上流，對面駛來，也是尾隨已舟之後，剛由舟尾，退駛回

去，絕似先遇小舟，一問香兒，也說一般無二，船中五人，竟會無一警覺，直到離舟遠去，香兒方始發現，但是香兒，因隨妖巫，久居山中，初遊洞庭，見到這等壯闊的，波瀾雲水，貪看夜月烟波，自從船入港口，一直偏頭回望，不曾離別，途中只遇見兩隻，由港入湖的夜航船，一隻白木貨船，均由船側，對面駛過，並未見有小船。尾隨已舟之後，如係上流駛來，香兒憑的，正是船的右舷，正當空曠的，江心一面，必由窗外，對錯過去，何況還有靈姑等四人，都是極好目力，又多望着窗外江景，斷無不見之理，南綺越想，越覺可疑，和衆人一說前情，也都奇怪，悄命香兒，假作閒談，去向後稍，掌舵女孩探詢，見那小船也未，一會，香兒回報，說那小船，好似就停在來路不遠的岸旁，先未看見，等發現時，船已向來路急駛，初見時，離本船不過丈許光景，晃眼功夫，駛出老遠，端的快極，並說，他從小生長煙波，也沒見過一條船，有如此快法，此船既未載有貨物，又不似帶有行李，趕急路的客人在內，却用三人圍繫，六槳齊飛，也是少有的事，湖上的船，多半認識，看去也頗眼熟，因船行太快，便本船，也在急駛，一心掌舵，未及細看，連那三人面目，都未看出，到底誰家的船，一時想他不起等語，裘元心疑船中坐的，便是日間溪口，所遇老漁人，說的那兩少年，並許還是意料中的熟人，南綺道，只恐未必，如是意料中的道友，兩番相遇，不論和我們四人，誰是相識，定必來見，何用如此，如是妖黨，行藏十分詭秘，決不會滿處駕船飛駛，便是有心尾隨窺伺，也無須乎坐船，我們又無什可疑形跡，落人眼裏，只和常人行舟一樣，怎會啓他

疑心，那頭一次，又是無心巧遇，也許爲了我們，方始坐船，如說兩俱非是，第一人駕舟，斷無此速，二則，他先已往我們來路，駛出老遠，原是背道而馳，忽在舟後出現，去前，並無一人看出，分明行法催舟，尾隨在後，連人帶船，一齊隱去，可是走時，又現形迹作什，此事好些俱出常理之外，急切間，還測不透他的來歷和用意，不過，這等幼稚行逕，不問邪正敵友，均非高手，且由他去，隨時留點心，等到再遇，我自
有主意對付便了，裘元，紀異，均主分人，暗中跟踪查探，靈姊，南綺，俱談不消，我們此行，本來不願人知，君山諸妖黨，正當患得患失之際，相識諸道友，又是一個尙未見面，去了徒自多事，打草驚蛇，無益有損，天已亥初，這一帶，恰好無什舟船，率性我們，也行法催舟，早一點尋到地頭，相機而行吧，說罷，南綺便作閒眺，去至船頭，暗中行法，手拈靈訣，略一施爲，那船立似箭一般，朝前駛去，船家年老多識，見船突然輕快非常，兩岸月下山巒林樹，似流水一般，往後倒去，情知有異，便打暗號，令同夥停櫓，船行依舊神速，伸頭往前一看，中艙兩少年男女，正在船頭，並肩而立，女的手中拈訣，向前指劃了幾下，正待和男的回走，忙即縮回，也不說破，只把舵接過，只悄悄告知船夥妻女，船上來了異人，務要小心尊敬，不可怠慢，暫時樂得省力，表面假作有了順風，將帆拽起，連櫓都不用怎搖，由船主，自去掌穩了舵，一任那船，往前駛去，裘元經靈姑南綺一攔，也就息了探尋小舟初念，夜靜江空，船行如駛，僅半個時辰，便趕到南津港前頭的，小江場，香兒指認出，地方與前見不差，只泊舟之處，尙

在前面江灣，危崖之下，衆人本想，就在鎮場碼頭停泊，再尋了去，靈姑看出船人禮貌，較前益發恭謹，知已警覺，便說船家，是個老江湖，人甚明白，無須再行掩飾，仍令照前駛去，一會趕到，見是江中，一個大支流，水急灘多，平時非遇大水，極少舟船往來，那泊舟之處，絕壁撐天，險僻非常，僅有一片，兩三丈長的斷岸，突出江邊，上去不幾步，便是那峭壁的裂縫，寬只二三尺，深約二三十丈，裏面藤陰密覆，雜草怒生，月光下照，甚是陰森黑暗，靈姑預向香兒問明，便由南綺收法，命船家將船停泊，船家泊好了船，進來笑問道，諸位尊客，今晚回船上安歇麼，要是回船，我們好給你家，預備吃的東西，還有這裏，是山泉入江的溪口，灘多水急，船舟至多再進二里，便不能通過去，自來不是停船的埠頭，黑更半夜，在此泊船，被外人撞見，難免胡猜亂想，尊客如住親友家中，不回船來安歇，我們便將這船，泊在適才經過的，小江場去，好在今夜好天氣，月光又亮，另外再叫我這夥計，在崖那面等候，萬一尊客訪友不遇，仍要回來，來回共只五六里，他趕緊跑往小江場送信，立時開船來接，也來得及，鎮上有人打聽，我們只說，由上流開回的空船，尊客心意如何，靈姑聞言，忽想起船家還忘了開發，便笑答道，船老板，你的好意，我已知道，你久在江湖，想已看出幾分，我們此來，原非爲了自身之事，將來你們環湖居民，也許能夠知道一些事故，我們並非江湖上人，也不是什麼鬧神鬧鬼的，旁門左道，坐你的船，由於今夜月明，江山如畫，夜景清麗，一時興會，偶然隨喜，其實，原可無須，本來，船到上岸，便想打發你們，各自開

問：既被你們，看出幾分，人又忠厚誠實，我也無用再多掩飾，詳情此時不便先說，這裏有二十兩銀子，內有十兩，是給酒飯價，和送你們的酒錢，你且拿去，船便停在小江場，也無須派人，在此守候，如仍回坐你船，到時，自會尋去，如過天明不回，我們便是改走旱路起身，可各開走，無須再等候了，不過，今日之事，口頭務要謹慎，不可告人，先前所遇小船上人，不問生熟，如有人來探詢，可說我們四人，由洞庭湖邊，雇船起身，離小江場五六里，我記得對岸小山上，有好幾座寺觀，就說是在那山前停泊，將船開發，同往廟中，訪友去了，船家聞言，恭身應諾，答道，小人原知，諸位仙客，不是常人，只爲真人行事，不願人知，只好恭敬在心裏，不敢說出，現在仙姑，既看老漢，不是壞人，說出真情，肯坐這船，便是我們福氣，如何還敢領賞呢，靈姑笑道，我們難知一點道術，並非仙人，坐船飲食，那有不給錢之理，就要上岸，無暇多言，只管拿去，今夜如可回坐你船，再說吧，船家知推不脫，只得拜謝收下，衆人乘着月明，順那山夾縫，走將過去一看，迎面一片危崖，壁立橫亘，中間高高下下，橫斜着幾條，凹凸不平的山徑，最寬之處，不過三丈，仄的僅能通人，崎嶇險阻，甚是難行，靈姑看出以前，原是一座整崖，年久散裂，便問香兒，如何行走，香兒答道，老太婆和王三寡婦，雖會邪法，這樣山路，走起來，仍是爲難，日前來時，王三寡婦年青會武功，大約以前，曾經來過，還不怎顯吃力的，老太婆却走得有些勉強，走了不遠，便命停下，把路旁小竹子，折了三根，分給每人一根，由他行法，畫上符，變成三條，似龍非龍的怪物騎着

，把前面高崖越過，走了五六里，連越過兩三處山崖，因恐這類小邪法，被妖道看輕，路又走了好一些，才行落下，重在每人腿上，畫上符籙，一同前進，又走一程，便到妖道所居洞外了，南綺笑道，可笑妖巫，走一點山路，也要如此費力，還敢人前賣弄，這裏四無人烟，我們同飛過去吧，靈姑道，飛行不難，香兒身輕，攜帶也易，只恐遁光飛行，與破空之聲，夜靜山深，易被妖人驚覺，南綺笑答，無妨，對崖甚高，據香兒說，中間還隔有好幾處，高山危崖，我們貼地飛行，不飛太快，過崖有路，便即下降，當不致被妖人發覺，說罷，便帶了香兒，招呼衆人，一同飛起，見眼飛過崖去，見亂峯雜沓，草莽繁茂，仍然難走，照着香兒所說途向，又往前飛，越過兩處山頭，靈姑，南綺，見天色還早，估量相隔妖人巢穴不遠，前途亂山叢雜，均不甚高，不便再事飛行，便同落下，順山路，覓路往前進發，湘江沿岸山水，大都靈秀，空中下視，雖是一堆，不甚高的亂山，及至身歷其境，沿途峯巒洞壑，溪湖泉石，俱都幽美，移步換形，在在引人入勝，林木竹樹很多，空山無人，月明如晝，越顯夜色清麗，肅然有遺世長往之思，靈姑笑道，想不到，一個無名的荒山之中，也有這好景致，南綺方要答話，瞥見香兒，不住東張西望，而帶疑慮之容，便問有什麼事犯愁，香兒道，這條路，與弟子那日所走不對，記得左邊兩里，有一高崖，如何不見，許走錯了，南綺笑道，驢子，你隨老妖巫，先是騎竹子飛行，直到前面，才行落下，這一段山路，你並未走過，自然看去艱生，只要在此山中，決不會找他不到，天離子夜還早，這好月色，和好景致，樂得

一路觀賞前去，你說那高崖，必還在前面，吃山擋住，就把路走錯，也不會怪你，耽心他作什，香兒聞言，心雖放下，總想那日，隨了妖巫師徒，飛行甚緩，又是日裏，沿途景物，看得甚清，與今日所見，迥乎不同，料是過由山頭上越過時，飛遁神速，未及看真，一時疏忽，錯了方向，致把途徑走岔，因南綺那等說法，又知妖道，准在此山，師父既想觀賞空山夜月，也就沒有再提，衆人原定，等到子夜，妖道在洞中，祭煉妖法之時，猛然直撲他的巢穴，估量妖道所居，只在這一二十里以內，不愁尋他不着，並沒以此爲意，逕順山路，往前走，行約二三里，走入一個山環以內，見那沿途，風景越好，所行之處，一邊是松杉高林，森森疎秀，一邊是條，寬約兩三丈的清溪，綠波鱗鱗，水已將與岸平，素月流天，人影在地，清風陣陣，點塵不揚，月光照在水面上，閃動起極勻細的縠紋，浮光泛影中，時有白雲片片，倒影波心，空山寂寂，萬籟蕭蕭，連個禽鳴獸嘯之聲，俱聽不見，端的幽靜絕倫，正走之間，紀異忽失聲笑道，來路一帶，草深樹密，又有這好溪水，以前我在湖心洲，常時出外打獵，只要遇到這等地方，必有野獸出沒，這裏偏如此清靜，最奇是此地山水風景雖好，但來路峯崖險峻，常人絕走不到，適在空中遙望，四面皆是高山危崖環繞，不見一點人家田舍，分明是座向無人跡的荒山，開頭一段，那麼荒涼，這裏水秀山清，風景極好，并還那麼乾淨，直和有人日常打掃過一樣，林中殘腐枝葉，往那裏去了，如何不見一點痕跡，休說無主荒林，便有人隔些日打掃一次，也沒有如此乾淨，豈非怪事，衆人常時往來仙山靈境，目中看慣，祇覺當地

風景靈秀，也沒想到別的，及聽紀異一說，全被提醒，果然這一帶地方，與前半來路不同，不見一點荒涼蕪穢形迹，沿途松杉林內，也無落葉殘枝留積，委實乾淨得令人可疑，可是留心細看，除却地無塵埃，景物幽靜外，又看不出別的形迹，南綺說是事出偶然，靈姑道，不然，我從小隨家父，江湖奔走，經歷的荒山野景最多，無論多癩好的山水，只是幽僻無人之區，總是荒涼景象，尤其森林以內，必有歷年堆積的腐葉殘枝，和塵土之類，人一進林，首先聞到的，便是那極濃厚的生腥氣味，那似這裏乾淨得出奇，先前初到，還不覺得，這時想起，實是奇怪，據我猜想，不是有什仙靈窟宅在此，便是有什精怪盤踞，我們留點神總好，遇上精怪無妨，萬一有什前輩仙人，在此隱居，我們冒動失於險點，便要生枝節了，裘元道，我想不會，一則，這裏雖是無人荒山，就在江邊不遠，二則，妖道寄居附近崖洞以內，如有仙靈居此，決不容此輩妖邪，在他附近逗遛，與妖作怪，也許有什左道中人，在此盤踞，如是正經修道之士，我們無心經此，又未動他一草一木，有什相干，反正一會就要離榻，我們尋的是妖道，仍照前走去好了，南綺道，你總粗心大意，看事太易，既然發現可疑，好在順便，我們留點心看看，到底是什麼緣故，如是正經修道之士，我們多交兩個同道朋友，豈不也好，衆人邊說，沿溪前進，又走了四五里，忽聽遠遠洞簫之聲，響振林樾，靈姑方道簫聲清越，又是這好景物，主人必非庸流，隨聽空中鶴鳴，甚是嘹亮，衆人抬頭一看，一雙白鶴，正由西南方天空中飛來，這時，月朗星稀，天宇澄碧，萬里晴空，只西南方，浮沉着幾片白雲，那鶴

從雲影中飛出，羽衣如雪，映月生輝，飛得又高，翩翩翔舞，時先時後，口裏一遞一聲叫着，晃眼便到衆人頭上，倏地各把雙翼一收，直似兩點銀星下瀉，向前面崖後松林中投去，衆人見簫聲一起，鶴便飛來，所投之處，又正是簫聲來路，越知有異，立即循蹤尋去，轉過崖角一看，溪面忽然加寬了好幾倍，左岸仍是原來的松樹疎林，溪對面奇峯怪石，參差羅列，修竹垂楊，花樹掩映，山勢自左側低昂蜿蜒而來，到了前面花樹林中，一落數十丈，似斷還連，直達溪邊，忽又作一小峯突起，峯高祇得數丈，通體玲瓏，勢極飛舞，宛若朵雲冉冉，翼臨水崖，峯頂豐平，廣約畝許，一白衣人，獨坐峯頭，正在月光底下，臨水吹簫，雙鶴好似剛剛飛落，一隻已立在白衣人的面前，一隻白羽如霜，猶未全斂，簫聲頓止，空山迴響，餘音猶自晃漾水雲，與松風竹韻相應，尙未停歇，衆人暗中贊妙，兩下相隔，約有多半里，方要上前相見，白衣人忽然起立，緩步往峯後走下，雙鶴半飛半走，前後相隨，同向門中走去，南綺笑道，這位道友，真能享受清福，看他神情，和這眼前景物，人頗清高，也許不願與我們相見，故此走去，靈姑笑道，自來惺惺相惜，聲應氣求，如是我輩中人，當無見拒之理，我們何妨試他一試，如其堅拒不見，也要探明他的來歷，何事如此孤傲，南綺笑道，主人如是有意引避，仍是不可相強，這裏風景清麗，我們順便觀賞過去，省得主人嫌憎魯莽，衆人且談且行，不覺已到溪邊，這一臨近，見當地一路蒼松翠竹，飛瀑流泉，縣互不斷，再繞過小峯一看，碧山錯落，白雲如帶，溪流前橫，清可見底，水面離岸，祇得尺許，水中荇藻飄飄，

白沙勻細，月影沈壁，碧山倒影，時有錦鱗往來游行，略一撥刺之間，水面上便閃起千萬片穀紋銀玉，水聲湯湯，與隔壑松濤泉籟，交相應合，若協宮商，後倚崇山，上面滿生秋花，高低羅列，五色繽紛，錦雲繡合，時聞清香，崖前石筍三五，駢植劍立，高者三四丈，低者丈餘，有的石白如玉，寸草不生，祇在石隙中，疎落落倒垂着十幾叢幽蘭佳蕙，紛披翠葉，競吐奇馨，有的通體俱是肥苔密佈，一片濃綠，宛如翠玉，映月浮輝，峯半却有兩三株小松，由石隙中，盤舞而出，橫斜天矯，勢若虬龍，蒼古遒勁，生動非常，有的生着無數紅紫小花，石旁邊却立着六七竿修竹，彷彿山中高士，與絕代麗姝，把臂臨風，清艷雙絕，此外又是大片松林，森森挺秀，芳原綺錯，繁花四生，奇葩異種，多不知名，近山坡一帶，植着數十株桂花，大都兩抱以上的古木，滿樹金粟，花開正盛，好在所有林木花草，莫不綠鮮肥潤，蒼翠欲流，見不到半片黃葉，當中六七株垂楊影裏，現出一幢樓舍，樓前一帶花籬，繁英玉萼，如布香雪，全樓均係竹製，上下兩層，上層前半平台，大約數丈，建得十分精巧高雅，樓旁不遠，有一鶴柵，雙鶴正在柵前，延頸閒立，見了來人，偏頭斜視，意似不屑，籬內庭院空曠，寂無人聲，衆見白衣人，不居崖洞，却建這一所樓舍居住，好生奇怪，紀異性急，首先往前趕去，方到籬前，意欲款門求見，忽聽腦後風聲，裴元低喝，留神後面，忙即縱身回顧，正是那兩隻仙鶴，一前一後，冷不防，由斜刺裏，猛撲過來，當頭一隻，昂頭就啄，紀異剛閃身躲開，另一鶴又復撲到，揚爪就抓，展翅便撲，紀異先未看重雙鶴，幾被一翼梢打中，幸

仗天賦異稟，目光如電，身手輕靈，倏倏躲過，可是後鶴，剛剛避開，前鶴的爪又到，勢如疾風暴雨，迅急異常，直令人應接不暇，紀異此次出門，謹記乃祖之戒，不似以前性急，心想此來是客，畜生無知，何值計較，自己如一出手，雙鶴必要受傷，便把雙足一頓，飛起空中，一面大喝，你這兩個東西，再如不知進退，我就要出手了，那知鶴本飛禽，又非常鶴，立跟着飛起，其勢更急，主人也不出來，紀異見鶴，不聽呼斥，一味向己猛攻，心中也生了氣，便把飛劍放出，本是意在威嚇，沒有傷鶴之念，不料劍光剛一離身飛出，兩鶴一點不怕，同時將口一張，先噴出一粒紅珠，出口化爲紅霧，將身護住，一面舉爪來抓，紀異如非收劍得快，幾被抓中，年幼好勝，見鶴祇和自己一人爲難，又無奈他何，當着衆人，不禁大怒，一面用劍光，護住全身，大喝道，你這扁毛孽畜，我因主人尙未見面，念你畜生無知，不肯傷害，已連讓你幾次，偏不知好歹，莫非真要找死不成，說時，下面諸人，見雙鶴只朝紀異一人進攻，心中奇怪，裘元看出紀異窘狀，意欲上前相助，靈姑，南綺，因見雙鶴，如此靈異，又無邪氣，料定主人，不是尋常，不敢造次，將裘元攔住，裘元暗忖主人剛回，門外雙鶴，和人爭鬥，鬧得如此利害，當無不覺之理，怎的聽其自然，不加問，我們因是客氣，不肯傷他所養仙禽，否則，區區雙鶴，縱是通靈，腹有內丹，豈堪一擊，南姊恐有疎失，不許助戰，主人偏又不肯出見，待我尋上門去，問他縱鶴欺人，不問不問，是什緣故，想到這裏，便往竹籬前走去，到了籬外，方要出聲，呼喚主人出現，猛聽頭上呼呼風聲，勁烈異常，回眸

一看，正是雙鶴之一，飛星斜瀉，由空中翩然下擊，來勢迅急，離頭已是不遠，這才明白，雙鶴是主人養來看家的，人不走近，由當地經過，或是閒立，均可無事，只一走近，便不能容，裘元近日功力大進，又從南綺，學了些法術，自不把雙鶴，放在心上，手揚處，先把鑄雪仙劍，化成一道白光飛起抵禦，隨口大喝，我們幾人，原是無意之中，遊山經此，見這裏水秀山清，風物靈美，料定主人，不是庸流，故來求見請教，並無他意，你却不聽招呼，無故相犯，念在無知飛禽，不忍傷害，怎這等不知好歹，說時，白光早飛上去，那鶴似知此劍利害，不敢硬抓，在滿身紅光煙霧之中，一味閃躲，仍欲伺隙下擊，裘元飛劍，既比紀異高明，劍的本質又好，那鶴自是計無所施，鬥了一會，裘元心想，主人老是深藏不出，我且把這鶴擒住，看你如何，隨將聚靈劍，又化成一道青虹飛起，雙劍合璧，向鶴夾攻，口中仍喝道，主人杜門拒客，無妨明言，這等縱容你們欺人，是何道理，那和紀異鬥的一隻，本沒佔到一點便宜，一見裘元雙劍，相繼飛起，下面還有三個女敵人，不曾出手，似覺不妙，倏地一聲長嘯，往先前來路，衝霄飛走，絕異見一鶴已逃，欲助裘元來攻時，靈姑，南綺，見鶴不逃下來，去尋主人，却往外空逃走，剩下一隻，已被兩道劍光困住，衝突不出，裘元正迫他下降，恐紀異心粗傷害，他即喚住，那鶴好似知道裘元，不肯傷他，只管勢窮力變，兀自左衝右突，不肯服低降落，一人一鶴，正在相持不下，南綺看出鶴性倔強，大有寧死不屈之概，裘元仙劍，極具威力，時候一久，鶴勢不支，雖未受傷，身外煙光，已吃飛劍，消去了些，心

想對方並非惡人，此來原是訪他，見與不見，是在主人，怎能傷他仙禽，飛劍利害，鶴不能當，只管無意傷他，照此門將下去，必將此鶴內丹消滅，護身煙光一去，難保不致誤傷，主人相見，固然不好意思，如若始終不見，或是主人性情古怪，不肯與己爲友，豈不因此結下仇隙，這是何苦，忙喊元弟，此鶴無知不值與他計較，你放他走罷，裘元本聽南綺的話，又看出那鶴，寧死不服，劍光圍困，久必不免誤傷，聞言，忙把劍光一指，現出空隙，那鶴本在劍光之中飛騰，急鳴不已，一見敵人，網開一面，立由劍光隙裏，衝逃出去，但與前鶴，逃路不同，也不往下降落，逕往屋後一角飛去，飛得極快，由斜刺裏，越過樓角，飛出約有半里多路，突往松林後面飛墮，晃眼，重又飛起，背上却多了一人，到了空中，忽換方向，往側飛去，衆人見鶴背上坐的，正是先前，坐在溪頭石笋上，臨水吹簫的白衣人，方覺奇怪，鶴已穿入高空雲層之中，等到二次，由雲中出現，已然繞向前鶴逃路，靈姑道，看此情形，主人好似連飛行都不會，并還畏見生人，但是這兩仙鶴，怎又教得如此靈異，事真奇怪，此樓甚大，也許還有人在內，我們偏上門去，尋問一下，好歹問個水落石出，到底是什路數，南綺點頭稱善，衆人便往籬前走去，籬內仍是靜悄悄的，空無一人，衆人連喚，主人請出相見，也無一點應聲，紀異性急，正要直走進去，衆人忽聽空中，一聲嬌叱，隨見一片紅雲飛墮，其疾如電，落到地上，現出一個紅衣少女，看年紀，不過十五六歲，穿着一身道裝，神采照人，美豔如仙，先朝靈姑，南綺，香兒，三人，看了一眼，面上剛現出一點笑容，跟着一眼瞥見

，紀異，裘元，二人，倏地面色驟變，怒喝道，別人在此隱居，小賊何故，苦苦上門欺人，傷我鶴兒內丹，速速通名受死，紀異怒喝道，我們聞得簫聲，來尋主人，不見也罷，兩鶴竟欲暗算傷人，如非念其無知，早已飛劍殺死，你這丫頭，不問情由，爲何出口傷人，少女聞言，方自靜聽，及聽罵他丫頭，忽又大怒，喝道，主人不肯見客，也是常情，你們將人逼走，還要擅入人家，並敢對我，口出不遜，想是倚仗你們人多，如若不服，只管齊上，叫你知道，我林飛虹的利害，說時，手揚處，立有一道紅光飛起，勢甚神速，裘元一聽話音不對，早料對方，驟然發難，紀異飛劍，恐不是對手，暗中有了戒備，見狀，忙將雙劍，一齊發出，紀異也要動手時，靈姑，南綺，看出少女，雖是滿面嬌嗔，出口傷人，初來神情，並不甚惡，所用飛劍，又非旁門，一則，想查看他的家數，和法力深淺，又聽少女，說自己倚仗人多，南綺首先笑道，元弟已然出手，紀師弟，不可再上，免得這位道友，說我們，人多欺他，少女一面和裘元鬥劍，聞言，斜視南綺，嬌叱道，你們這等強橫無禮的人，誰與你論什同道，不必裝什好人，休看我師父不在家，也沒把你們，放在心上，有本領，只管一齊上，看是誰能欺誰，南綺見少女，劍光雖是正而不邪，却較裘元雙劍，威力少遜，仍然口說大話，身邊又懸有一個法寶囊，惟恐法寶利害，裘元不能抵禦，已然表明一對一，輸與他，不特丟人，還不好意思上前，故意喝道，元弟，好男不和女鬥，你用的又是雙劍，此女劍光，只得一道，現已不支，你若得勝，不免他又說嘴，快退下來，待我和他，一比一單打獨鬥，叫他輸個心服口

廉，裘元雙劍，南綺原曾用過，說時，南綺見林飛虹已然手按寶囊，恐有失閃，忙代裘元，招回飛劍，一面把自己的飛劍，發將出去，裘元只得收劍退下，林飛虹本已伸手入囊，不知怎的，又空手退出，手指南綺喝道，你這人說話，到像懂得一點道理，你我俱是一道劍光，這麼辦，我如勝了你時，叫那小黑猴，與我跪下，叩頭陪禮，我便饒了你們，你如勝我，自然兩罷干戈，放你們逃走，你看如何，南綺見林飛虹，人既美秀，說話神情，又是那麼天真稚氣，不禁心生憐愛，笑道，你說得到也輕鬆，天底下，那有這樣便宜的事，輸贏兩面，你俱佔住，我敗了，與你陪禮，也還可說，你敗了，放我們逃走，此話怎講，你已不是我們對手，我們走與不走，你能攔麼，林飛虹噴道，是你們自己不好，上門欺人，並非我無故生事，自然得聽我說，你還打算怎樣，南綺笑道，依我之見，我很愛你，長得好看，人又天真，不似一個壞人，我敗，自然着我兄弟，與你陪話，我如得勝，便收你做個小妹妹，你看可好，林飛虹道，唔，我知你是什人，想做我姊姊，空話少說，打完再商量，我見你，人還不錯，不用我那法寶傷你，有本事，快使出來便了，南綺笑道，你叫林飛虹，我已聽你說了，你師父是誰，那吹洞簫的，白衣少年，是你什人，林飛虹道，我師父法號，憑什麼對你說，你的名字，還沒對我說呢，南綺且鬥且答道，我名虞南綺，那位姊姊，名叫呂靈姑，原是大雄嶺，苦竹庵，大顯上人門下，現在連我和這兩個師弟，俱是青城山，金鞭崖，矮叟朱真人的弟子，師父名諱，也有什麼隱諱的麼，少女聞言，意似驚喜，又指香兒問道，這小姑娘，你沒有說，

想也是你們一路的了，他叫什名字，南綺笑道：他是我新由妖巫手裏救出來的，難女香兒，現在還未正式拜師呢，衆人見二女，各使一道劍光，在當空比鬥，口裏却互相嘲笑爭論，迥不似真正對敵情景，方自好笑，林飛虹條地喝道，你我飛劍差不多，素無仇隙，也不犯用法寶拚命，就算打完，我們停手一談如何，南綺笑道，是你自要動手，我們本不願和你打的，說時，便將劍光招回，林飛飛也自收劍走近，笑向南綺道，我不知姊姊，和諸位道友，是朱真人門下，多有得罪，請到那樓裏去談吧，衆人早看出他，不是旁門左道中人，又那麼年青美秀，聞言俱覺忻然，便即隨往，同入竹樓一看，窗明几淨，一塵不染，一切器用陳設，無不古色古香，精雅絕倫，祇是經史子集，與道書並列，看不出是什路數，那麼華美高大的房舍，似祇先走少年一人，在內居住，少女林飛虹，係由外飛來，看去並不住在樓內，此外更無一人，衆人俱覺奇怪，坐定以後，林飛虹先去隔室，取來一份，極精緻古雅的茶具，樓外平台架上，本生有一個小紅泥爐，炭火猶熾，飛虹匆匆將茶烹好，給各人斟上一杯，笑道，正主人未歸，山居荒陋，無可待客，此是本山秋雲乳，與武夷名產，有異曲同工之妙，諸位道友遠來，先飲一杯，再作長夜之談如何，南綺見時光，已過子夜，笑答道，道友不勞盛款，我們原是無意經過，貪玩美景，又聞月下簫聲，知道主人，定是世外高士，因而奉訪，不料雙鶴拒客，以致誤會，現蒙道友寬諒，得爲坐上之客，幸會雖極可喜，但是我們，還在附近有事，必須一行，有何雅教，即請見示，改日再當專誠拜訪，林飛虹一聽，衆人就要起身，意似失望

，想了想，微笑道，此山沿江綿衍，峯壑雖多，到處均與人煙相接，只有這雙青岬，方圓百里，四面危峯峻壁環繞，與世隔絕，此外，岬西還有一片荒山，虎狼四伏，蛇虺縱橫，山徑險阻，素無人跡，愚兄妹在此，住了多年，地理極熟，只家兄林安，同了雙鶴，在此居住，小妹隨家師，住在離此十里的，臥龍峯上，更無他人，就有也是散住岬外荒村中的山民，無一可尋之人，諸位俱是朱真人門下高弟，有道之士，事前既非有心下交，山中除却花草竹木甚多，又不產什靈藥，怎會有事於此，南綺還未及答，紀異心急，怕恐去晚，妖人逃走，已脫口說道，我們尋的，不是好人，乃是一個妖道，靈姑因對方所居，與妖人鄰近，來歷還未問明，欲使眼色攔阻時，紀異話已出口，林飛虹接口笑道，諸位尋的，是那竹山教妖道麼，此時前往，恐怕還不是時候，未必在那裏吧，南綺問道，道友怎知妖道細底，林飛虹道，本來我也不知，因為小妹所住臥龍峯，本山最高之處，如在峯頂，四山均在眼底，看得極遠，前些日、小妹正在峯頂閒立，忽見一道妖光飛來，在空中盤旋了一陣，往西方荒谷之中投去，本山自不容妖人，在此擾鬧，正待趕往探看，家師恰自外回，將我喚住，說起近日，三湘洞庭，和附近山中，來了不少妖人，俱想竊盜君山底下，鎮湖之寶，這妖道，便是來檢便宜的，為欲行使妖法，沒有適當隱匿之處，算來祇臥龍峯，正對子午線，最好，一則，我師父近多年來，雖不管什閑事，却惹不得，決不容許妖人，在附近滋擾，何況所居峯頂，二則，他那妖法，天人共惡，如在明顯之處祭煉，萬一有正教中人走過發覺，全功盡棄，還許貽誤大局，迫

不得已，只好變計，在峯西三十里外，覓一隱僻崖洞，設壇行法，雖然這等祭煉，到時還須有一同黨，在湖濱一帶，先開一地穴，以爲策應，比較費事，但是這樣，連仇敵帶同黨，全可隱諱，以爲事較機密，離此又遠，在家師所居山環之外，決不妨事，自覺心計甚工，連日又無什人理他，眼看邪法，快要煉成，正在得意，日前有一妖黨往訪，說起近日洞庭君山一帶，不時見有正教中人，遁光飛過，又發現別派門下妖徒踪跡，令他留意，妖道仍說，邪法快成，此次行事，最是隱秘，不論何派，來人越多，越可於中取利，却不知此是空前浩劫，關係千萬生靈，存亡之機，先來妖人，才一開始，便被武當門下幾位道友發現，日常在此守伺，同時，紅雲大師門下幾個惡徒，也聞風而至，雖不似竹山教，這夥妖孽，胆大妄爲，祇圖因人成事，等邪正雙方鬥法正急，大禍已成之際，乘隙奪取禹王鎮水神鐘，坐收漁人之利，但這幾個惡徒，邪法也頗利害，又持有一套紅雲散花針，陰毒非常，近日正邪雙方，均有不少人來，表面還看不出，暗中却是劍拔弩張，一觸即發，妖人祇圖將前古至寶，得到手內，爾詐我虞，各用陰謀詭計，就是妖黨自己人，也都同床異夢，各懷私念，不是一黨，更無用說，正教中人，雖然都以飢溺爲心，想要弭患無形，挽救這空前浩劫，無如事難責重，來人派別不同，無甚連繫，事前又祇幾個後起人物，無心發現，乏人主持，通盤籌計，本來事情雖還不致大糟，到時，定要手忙腳亂，吃了各不相謀的虧，各派妖邪，來者爲數又多，防不勝防，一個照顧不到，近湖生靈田舍，便難保全，眼看這場善功，難於圓滿，家師又以昔年，與同道

一句戲言，自從隱居本山以來，除山環以內，不許妖人涉足而外，久已不再預聞外事，便同道至交，也少來往，先見武當七女，既然來此，半邊大師，決不袖手，稍爲約上兩位老前輩出場，羣邪立可瓦解，就算災劫定數所限，必須應過，也不應祇憑幾個門人，任此艱危重任。本來不想伸手，連日靜心觀查，好似半邊大師，除聽憑門人，便宜行事而外，本身並不出場，心中奇怪，想破例伸手，爲恐獨力難支，日前並還約了兩位多年不見的至交，來此守候戒備，祇等災劫發生，千鈞一髮之間，同時下手，合力除害，挽救危亡，直到昨日，才發覺良友苦心，半邊大師此舉，實有深意，已然動念於先，將人約來，祇得按照預計行事，助成這場功德，此時除那妖人，並非甚難，一恐打草驚蛇，別的妖邪，聞風逃避，以後除他較難，再者，準備未完，內中還有好些因果，須在此次了斷，故此隱忍未發，一任和妹子同輩的各派道友，先去應府，家師同了所約幾位前輩，祇在暗中，隨時救護，暫時表面不問，連妹子也禁止出外，不令多事呢，衆人見飛虹，年輕貌美，爽快天真，十分投機，南綺更是打出來的相好，分外情厚，也把衆人來意告知，紀異還想催走，飛虹笑道，我方才話未說完，你們尋那妖道，每夜子時，藏在洞內，祭煉邪法，日前並還勾結了一個妖巫，想由遠方湖底，穿一地道，直達君山之下，以便行使妖法，盜取神鐘，不料他那裏一舉一動，家師明如指掌，全可看出，本來要命妹子，帶了雙鶴，前往阻止，公冶仙師，忽然來訪，說妖道此舉，徒勞無功，妖巫日內數盡，無須前往，隨約家師，訪一友人，離山他去，妹子因家師不在，一時無聊，偶

用家師法寶，向妖窟查看，就在諸位道友，未到以前，見妖道和兩同黨，正談起巧使妖巫，邪法暗助，因此還可得到一個極靈秀美貌的女童，可供將來爐鼎之用，忽似有什警兆，面現驚容，說是踪跡多半被人發現，勢甚可慮，如被尋來，却甚討厭，有心移往他處，又無適當所在，可供隱伏煉法之用，本就爲難，但盼對方，不是正教中仇敵才好，內一同黨，忽說日前曾見公冶仙師，在他洞前經過，妖窟地勢隱僻，景又荒寒，仙凡均所不至，料非無故，妖道聞言，越發愁慮，商量了一陣，便和同黨出去，另尋隱僻之地，行時，連法台上面陳設，全都帶走，妹子來時，尙未見其回轉，聽那行時口氣，邪法正當緊要關頭，萬一尋不到地方，祇得過一時，算一時，好在飛遁得快，敵人不來便罷，來了再逃不晚，以免貽誤，此時未歸，也許尋到地方，諸位去了，徒勞跋涉，反使多層防備，何苦來呢，南綺知靈姑，初出不久，遇事每多疑慮，是其所短，聽少女口氣，既與公冶黃相識，乃師必是一位前輩女仙，靈姑先前想攔紀異說話，曾使眼色，恐其不快，笑問道，令師既與公冶真人知交，必是小妹師執前輩，法號可能見示麼，飛虹笑道，家師姓名，還未奉聞，此間地鄰妖窟，愚兄妹又有園林之奉，先前二鶴，祇知奉命，守護故主，不知仙賓駕臨，再有冒犯，難怪這位呂姊姊多心，如在上月，便是你我一見如故，家師姓名來歷，也難奉告，等我一說，便知雙方師門，交誼甚深，不是外人了，靈姑也早聽出主人兄妹，實是端人，聞言面上一紅，方要接口道歉，飛虹已先笑道，妹子有口無心，尤其是重返師門以來，爲了家師，隱居清修，連妹子也難得出山一

步，每日除回兒時舊遊之地，看望家兄而外，從無一個同道知交，今夜幸遇諸位道友，二位姊姊，更是神仙中人，使人又敬又愛，心中喜歡，說話也就毫無顧忌了，靈姑不便再說，笑道，妹子學道年淺，無什經歷，對於各位師執前輩，更少拜見，沒有想到雙方師父，竟有淵源，心方愧對，焉有見怪之理，飛虹答道，家師姓名，也許祇有虞姊姊一人知道了，南綺問故，飛虹道，家師自與公冶師，仙霞嶺一別，並未再與外人相見，昔年峨嵋開府，那等盛會，家師均未前往，近一二年，元神復體，方與兩位平生至交往還，踪跡最是隱秘，事隔三四甲子，知道他的人，自然不多了，隨說起乃師姓名來歷，衆人才知飛虹之師秦琰，原係百禽道人公冶黃的昔年聘妻，起初二人，本是中表兄妹，幼年青梅竹馬，互相愛好，又是世家大族，雙方家長，情誼甚厚，各知兒女心思，婚事一說就成，眼看郎才女貌，美滿姻緣，不料忽經喪亂，舉室流亡，中途爲賊兵衝散，雙方連受好些苦難，各在危急之中，被兩位前輩散仙渡去，由此志切修爲，一心向道，過了數十年，却後重逢，雙方懷念舊情，本在到處尋訪，相見驚喜，互約同修，中間忽因一事反目，兩不相下，又作勞燕分飛，公冶黃自帶門人，去往終南秦嶺，隱居修道，秦琰便來本山隱居，不久相繼走火坐僵，身同木石，幸而真元未喪，苦煉了些年，相繼回復法體，飛虹乃秦琰弟子，乃師因知先前所習，不是玄門正宗，遲早有此一劫，事前曾有準備，不似公冶黃，自恃道力，不以爲意，不特事前佈置周密，連劫後形貌，也未改變，仍是當年美麗，並在遭劫以前，令飛虹兵解轉世，他年重返師門，一同修煉，

以免封山之後，難耐寂寞，又不似自己，道力高深，身雖僵死，元神仍能自在遊行。和韓仙子一樣，法力全在，萬一出外生事，或是引鬼上門，防礙清修，爲此事前，將飛虹託一好友照管，令其如期兵解，轉世時，恰巧投生在近山一個隱居納福的，善人家內，那家姓林，還有一兄林安，也是散仙轉世，比時飛虹兄妹，靈智未復，前生之事，早已忘懷，直到父母死後，乃師親來渡化，方始醒悟，林安也自洞悉前因，再四哀求收錄，秦琰告以我生平，祇收飛虹一女弟子，况你前生仇敵，又是左道中能手，我如收你爲徒，反而有害，轉不如就在家中，韜光隱晦，以待時機，等你仇敵，快要惡滿數盡，你也機緣遇合，無須忙此一時，以免早與相遇爲害，林安一聽，詞意堅絕，重又詭求，說前生在海外，收有兩隻靈鶴，兵解以前，曾被仇敵擒去，不知死活。弟子日內便遣散家中男女僕人，遷往仙山附近，隱居避禍，以待時機，二鶴甚是忠義，曾隨弟子多年，望乞仙師憐憫，轉託別位仙長，將其救回，感恩不盡，這時，秦琰元神，已然復體重生，聞言笑諾，自帶飛虹，回山而去，林安次日，便將田業，分與族中貧苦，棄了舊居，將當地昔年避暑別業留下，帶了兩個書童，前往隱居，過有半年，飛虹忽帶前生二鶴飛來，說是師父向不出山，那日因你苦求，命我轉託青囊仙子華瑤崧，代爲尋訪，剛到那裏，便遇一位老前輩，帶了二鶴飛來，說在十五年前，由一妖人手中救下雙鶴，算出今日之事，特請華師叔，交我帶回，使其重歸舊主，林安見二鶴功候更深，對於舊主，甚是依戀，喜出望外，由此起，二鶴便隨侍舊主，不再離開，飛虹童心未退，對鶴尤爲

喜愛，常時招往山中，調弄爲戲，這日，林安見月色甚佳，偶往溪邊玩月，忽想起妹子，兩日未見，便命二鶴往接，自己吹簫等候，忽見衆人走來，因知當地形勢幽險，自從二鶴來歸，連兩書僮，也都遣去，並由飛虹，將入口行法隔斷，怎會深更半夜，來了這些少年男女，性又孤高，厭與熟人相見，忙卽走避，衆人不知就裏，跟踪求見，二鶴奉命守護舊主，見有生人到門，又知洞庭君山一帶，來了不少妖人，心生疑慮，自恃煉就丹氣，便朝當頭兩人下擊，誰知對方，飛劍利害，一個見機先逃，去請援兵，一個被劍光困住，總算衆人，不肯傷他，才得無事，大家談完經過，南綺先見林安，根骨甚厚，丰稜如仙，彷彿造詣甚深，飛虹口說以雙鶴自衛，好似無什法力，心中奇怪，便問他道，令兄山居清暇，可常出外修積麼，飛虹道，家兄如論玄門修爲，實是太差，前生法術，雖已回復，一則，立志虔修仙業，不願再作馮婦，又怕出山，遇見對頭，每日除照妹子所傳用功外，偶去臨流吹簫，便是他的消遣，近日恐怕對頭尋來，連騎鶴往尋妹子，俱都不敢，前生法力，一不肯用，便和常人差不多，他那事情，說將出來，真可笑呢，衆人問故，原來林安前生，在海外飛鵬島隱居，爲散仙中美男子，雖是旁門，師徒二人，均極潔身自愛，從未作過淫邪之事，乃師尸解以後，仗着島上，風景靈秀，遠在東海盡頭，過去不遠，便是最有名的，十萬里流沙落際，仙凡足跡之所不至，日常島居修煉，本極逍遙自在，因地隔南星原近，以前還好，自從南星原前輩女仙盧嫗，門下弟子白癩，出外行道，交了好些道友，時有各派散仙過從，當地乃是必由之路，由此方

有外人經過，白癩人又好交，越往後，道友越多，內一至好，便是峨嵋派教祖愛女，齊霞兒之徒，米明孃，雖是正教門下，法力甚高，以前出身，却是左道，因此正邪各派，均通交遊，明孃本意，原想將昔年兩個同道交厚，無什惡跡的姊妹，引歸正教，內一女散仙梅翼，前師也是旁門中，有名的女散仙，師徒人品均好，乃師已早轉劫，孤身一人，與明孃交最莫逆，已爲明孃，設法引進在一位女仙門下，爲了同訪白癩，路過大鵬島，見下面景物靈奇，無意前往遊玩，恰與林安相遇，一見傾心，又以林安，貌如好女，答話謙和，想起入門時，師父曾說他，情緣未了，不由動了凡心，礙着明孃在側，略談辭去，過了些日，獨往試探口氣，林安先以爲對方，正教中人，甚是看重，祇說同道交往，並無他意，梅翼見他，不解柔情，忍不住吐口示意，林安始而堅拒，後來梅翼，羞惱成怒，雙方鬥法，才知以前，竟是同一門戶，連鬥了數日夜，未分勝敗，最後，林安施展師傳至寶，將其驚走，梅翼憤極，便瞞師父，向同道姊妹中，借了幾件法寶，二次趕去，本是情急拚命，誰知林安，偶往附近小島上，訪友求助，歸途遇見赤臂真人連登之徒何佑，對方前往大鵬島採藥，曾爲林安之師，銅井翁所傷，狹路相逢，想起夙仇，誘往附近島上，將其困住，正用魔火燒煉，想要加害。

第三回 薄倖怨檀郎往事已如烟如霧 溫柔憐玉女伊人真宜喜宜嘆

幸而林安所習法術，和所煉法寶，乃是獨門傳授，對敵時，必有一片紅雲，中雜無

數金花，紛紛飛舞，將身護住，任多利害的法寶，急切間，也難傷害，老遠便能看見，梅囊發現之後，立即趕去，見狀大是不忍，立以全力，將林安救了出來，誰知何佑，受傷敗逃時，暗放了一把邪砂，那砂乃海中數千年蛟蜃淫氣所煉，祇一打中，不論男女，立生慾念，不可克制，非經交合，難於解免，本心想將女的迷住，回去再用邪法攝形，使其往就，誰知逃時匆忙，林安又在危急之際，吃女的衝破護身紅雲，飛身入內，將其抱起，於是同被打中，妖徒害人未成，反到遂了女的心願，邪砂陰毒，發時，原是一片極淡微的粉紅色焰光，略閃即隱，無聲無臭，最難防禦，如非男女雙方，功力甚深，幾在當地，便成好事，林安因妖人利害，眼看滅亡，連元神都難保全，女的竟肯釋嫌來救，本生感念，未即稱謝，便中邪暗算，越覺對方，柔情密意，人又那等美豔，不由心動，女的見他委頓，正當芳心蕩漾之際，再伸雙手，抱了同飛，雙方玉體相偎，吹氣如蘭，林安固是玉人情重，感恩知己，越看越愛，女的早已情有獨鍾，更不必說，才回烏洞，便玉肩相並，縱體入懷，着意溫存，輕憐密愛起來，等到事完毒解，女的本欲委身相事，甘棄天仙位業，祇圖永好，還不怎樣，林安却因乃師遺命，師徒二人，所習雖非玄門正宗，祇能永葆元真，不為情慾所累，再過一甲子，古仙人留藏本島地底的，一部火真經副冊，到時，便可出世，將經得到，去往黃龍山，青杉林，拜謁猿長老，獻上此經，請其賜觀正冊，由此虔修，便可成道，否則，便須再轉一劫，雖然，由此改習玄門正宗，一樣成就，但是前生修為，齊付流水，並還要再經三甲子的苦修，才可有希望，事太

艱險，能夠潔身自愛，不為情慾所擾，比較容易得多，自從師父化去，同了雙鶴，清修了數十年，眼看日期將近，不料遇此情孽，對方又有救命之恩，心中正在愧悔，忽聽鶴鳴甚急，趕出一看，正是何佑，因為回山，行法無效，看出邪砂之毒已解，料知二人成了夫婦，心中妬憤，仇恨越深，約了兩個同黨，二次尋上門來，雙鶴各有千五百年功力，煉就內丹，曾隨林安師徒多年，早知這場因果，一見妖人到來，忙起迎敵，雙鶴自不是妖人對手，等林安趕出，已被同來妖黨擒去，二人鬥了一陣，見勢不佳，同縱遁光逃走，當時雖然見機，未遭毒手，林安洞府，已為妖人所毀，平日又無什同道來往，無處可投，梅靈再一勸說，祇得同往中條山，師父洞中飛去，到後，令其守在洞外，自先入內請罪，不料乃師，早已深悉前因，冷笑道，你這孽徒，不知自愛，誤人誤己，還有臉來見我麼，梅靈滿擬師父愛憐，地仙不禁婚嫁，沒想這等嚴厲，再四哀求無效，又是背師行事，無話可說，最終仍被逐出，祇得叩謝師恩，悲慟愧悔而出，心想師父，既不見容，祇好同了情人，另覓仙山，隱居修煉，先作一神仙眷屬，一面仰體師意，在外修積，遇機託人請求，也是一樣，那知走到洞外一看，林安對於此事，本非心願，見梅靈進廟以後，暗用師傳法寶，查聽乃師口氣，才知男女二人，再如相處下去，至多祇能成一散仙，並且仇敵不久，還要尋來，能否保全，尙不可知，想起前師之言，又急又悔，惟恐女的，糾纏不捨，又知師言已驗，轉眼兵解，事前尙須佈置，初來時，還在惜命，想要保全今生功力，意圖投庇，及見梅靈之師，不為作主，反被逐出，心想事由誘迷而

成，非我主動，不算負他，立時乘機遁走，梅靈却是癡心，一見情人無踪，便着了急，悲憤之下，到處尋訪，同道姊妹又多，雖然怪他不應作繭自縛，對於林安，也覺薄倖，於是羣起相助，林安從小，便被師父，渡往東海，中土不曾來過，以爲川邊大雪山，地勢荒寒偏僻，仇敵情人，全找不到，一雖中條山，便逃往雪山隱起，不料那地方，正當小寒山，倚天崖，雲路左近，空中時有各派仙俠來往，不久，便被梅靈發覺尋去，責以負心之咎。比時，林安不知梅靈也是中邪，才有此事，心還鄙薄，祇爲天性和厚，不善言語，又因救命之恩，不願使其難堪，當時無話，冷不防，重又遁脫，梅靈偏是情絲牢繫，不能自解，依然苦苦搜尋，接連幾次過去，結局均被林安滑脫，梅靈想說，身非淫賤女子，不過誤中妖法。雙方同失元真，已成夫婦，便應永好，况又被逐師門，雙方均無所歸，如能合籍雙修，作一神仙眷屬，既免同道嘲笑，彼此也得扶助，不料對方心堅意絕，所習遁法，又極神速，除第一次見面，談了幾句外，以後便是望影先逃，這些話，一句也未得出口，梅靈自然傷心悲，滿腹幽怨，越發急欲一吐，搜索更急，同道姊妹，憐他遭遇，均代不平，在衆人合力相助之下，剛將林安尋到，踪跡也被仇敵發現，梅靈先覺對方，太無情義，祇等見面，把活說明，立與絕交，及至見人以後，吃林安問明來意，說出心事，再一引咎自責，心又軟了下來，梅靈如與同修，不走也能，偏生女子多喜做作，梅靈雖然修道多年，孽重情深，不能免俗，爲了以前所受太苦，對方一說，願與同修，忽然假作負氣出走，似試心跡，林安已知雙方，全爲邪毒所迷，梅靈如此情

癡，此後常在一起，不過名色夫婦，修爲上並無妨害，孤身獨處，得此素心人，與共晨夕，也省寂寞，何況先同梅靄來的那般人，俱是正教知名之士，所說有理，如與修好，還可多交同道，以爲異日之助，於是便追了去，梅靄見他追來，芳心稍慰，反更裝喬，也和以前一樣，加以回報，等追上時，並與明言，我爲愛你，情癡太甚，實願地老天荒，永不分離，無如你以前，做得我太苦，如真心生愧悔，不應如此薄倖，照我以前身經，做上幾次，我便回去，林安本無梅靄情熱，一半勉強，但爲對方情癡辭理所折，又以劫運將臨，想得正教中人，他年助其成道，立即依言追去，梅靄誤以爲林安已然愛他，閃躲不休，雙方追逐了幾天，仇敵恰也尋到，二人毫未警覺，未了，梅靄心軟，正引林安，往所居桐柏山回路飛遁，恰遇何佑，和所約妖黨，迎頭阻住，梅靄驟出不意，一照面，便被邪法困住，林安由後趕到，不知梅靄，借有護身法寶，並不妨事，想起以前，捨命相救之德，一見邪法利害，竟把從不輕用的，一件異教中至寶，碧靈血火旗，施展出來，雙方所用，全是左道中，最利害的法寶，一時血焰如海，魔火冲霄，整座山頭，均在妖烟邪霧籠罩之下，雙方正在惡鬥，正趕峨嵋三英中的余英男，往訪申若蘭，遇見嚴人英，周輕雲在坐，約去蘇州元慕山，訪看女殃神鄧八姑，四人結伴同飛，路過當地，梅靄本與若蘭有交，偏被邪霧籠罩，匆匆不曾看清，四人一見對方，邪法陰毒，烟霧中，更有正教寶光閃動，祇當有什同道，被困在內，英男更因見過這類邪法，傷害生靈，越發有氣，首先放出南明離火劍，一道經天朱虹，勢如雷轟電舞，剛朝妖焰邪霧

捲去，揚手又是連珠太乙神雷，數十百丈金光雷火，自天直下，邪法異寶，全數消滅，若蘭，人英，又跟着飛劍出手，連林安和對敵諸妖人，全數被殺，梅囊連忙急喊，若蘭姊姊，上前搶護，已自無及，總算若蘭，應變機警，一見梅囊，拚死朝林安撲去，知道鑄錯，連忙飛劍，將英男劍光擋住，稍遲一瞬，幾連元神，也難保全，林安早知快要遭劫，原有準備，一經兵解，胸前新煉的靈符，立生妙用，護了元神，化爲一幢紅雲，剛要飛起，倏地一道青虹，當空下瀉，伸手一招，便將紅雲收去，衆見來人，正是韓仙子，忙即上前禮拜，梅囊抱尸痛哭，說是林安爲他而死，誓以身殉，英男也自慚惶，韓仙子笑說無須，我與銅井翁，昔年故交，曾託過我，此係前孽注定，實與林安有益，昨晤令師，經我勸說，已託我將林安的元神，再加凝煉，送去轉世，引歸正教，祇等取到火真經，便有成道之望，你前生負他太甚，故有這場因果，他年你還須助他一臂，英男前生，爲林安誤殺，故有此報，否則，不會如此粗心盛氣，此舉雖犯教規，我有一函，歸交齊道兄，就有處罰，也必不重，各自去罷，隨即飛走，衆人不免勸慰了幾句，梅囊祇得將尸首，行法安葬，前往中條山，見師請罪，林安過了些年，也由韓仙子，送往轉世，因受韓仙子法力禁制，夙因已昧，後遇秦仙子，解去禁法，才得回復，并聽說起梅囊對他，始終不能忘情，而兵解時，若蘭爲防傷他元神，飛劍一擋，林安雖得幸免，內中兩個妖魂，也逃出了離火劍之誅，妖人煉就玄功，各尋了兩個新死尸體回生，近年邪法，反更高強，正在到處搜尋仇敵踪跡，這還是妖師連登，不肯護短，自知妖徒，所行

不善，恐與峨嵋派樹敵，反將妖徒逐出，不爲相助，否則，連想在當地隱居，也辦不到，因是立意改邪歸正，不肯再用前生所習旁門法術，秦琰又有不到時機，莫與外人相見之言，見有人來，深山半夜突然到此，疑是敵人所遣，先避後園林中，後見來人，在外求見，方覺不易躲避，雙鶴衛主，已與來人爭鬥，全遭挫敗，迫於無奈，祇得騎鶴逃往臥龍峯去，飛虹中途，雖與相遇，仍想問明來意再回，故未同來，衆人正談說間，忽聽遙空鶴淚之聲，飛虹面上，忽現驚容，未及開口，裘紀二人，均愛雙鶴神駿靈慧，聞聲首先馳出，剛到門外，便見近山頭上，月光之下，一片赤黃色的妖光，裹住一鶴一人，正是先見白衣少年林安，騎了前鶴，在烟光中，衝突飛舞，另一鶴正由斜刺裏，飛鳴趕去，不由大怒，剛要飛身應援，忽聽連聲清叱，一片紅雲，同了一青一白，兩道光華，已由頭上飛過，正是飛虹，靈姑，南綺三人，二人也連忙追去，相隔數里，晃眼飛近，目光到處，見山頂老松旁，立着三個妖人，一個手指大片妖光，將林安困住，另兩人正施邪法，想迫令另一鶴降服，二人剛把飛劍，發出手去，飛虹已大喝道，那便是你們所尋竹山教中妖人，諸位道友，不可放其逃走，話未說完，內一妖道，瞥見對面，飛來一夥少年男女，遁光均極強烈，知是正教門下，後起之秀，如在平日，也不畏懼，當日却因攻山邪法，祇差數日，便要煉成，想要遷移，偏無適當所在，歸途恰遇二同道，說起左近，有一山谷，甚是隱僻，子午線又恰正對，同往一看，當地竟在臥龍峯側，妖道日前聽說公冶黃之妻秦琰，隱居在此，如何敢去招惹，正往回走，發現山那面，還有一

所人家園林，花木蕭疎，清溪映帶，夜月空明，景更幽絕，三妖人均是酒色之徒，忽思飲食，欲往那裏家索酒，恰值林安，騎鶴飛行，知道秦琰，祇一女弟子，當是正教中，新收門人，無心飛過，本就有意作對，又愛那鶴，想要奪爲己有，內一妖黨，首先出手，誰知那鶴，煉就護身丹氣，連鶴背少年，一齊護住，急切間，竟無奈他何，動手不久，又見一鶴飛來，妖道正想下手，敵人又復連翩飛到，看神氣，均非易與，想起身有要事，如何與人爭鬥，方想招呼妖黨同退，對方已自叫破，聽口氣，分明踪跡已洩，如何還敢戀戰，立縱妖光，當先遁去，兩妖黨見妖道，不戰而退，祇當所煉邪法，關係重大，恐被仇敵識破，故此先走，自恃邪法，那知利害，微一遲疑之際，靈姑飛刀神斧，一道銀虹，同了大半輪帶着五個芒角的精光，已當先飛出，妖光才一接近，便自消滅無踪，林安立即脫困而出，二妖人見狀大驚，衆人飛劍法寶，已電舞虹飛，夾攻上去，靈姑見妖人，又放起無數碧灰二色的光箭，正要上前，飛虹忽由囊中，取出一件法寶，揚手便是大蓬五色雲網，將二妖人網住，內發風雷之聲，一片紅光閃過，二妖人已震成粉碎，這原是瞬息間事，衆人遙望妖道，駕着一道暗碧光華，正流星一般，往東南方，天空中射去，方要起身追趕，南綺道，妖道逃遠，追他不上，香兒尙在林家，莫被妖黨劫去，靈姑笑道，共總不多一會，妖道又未由那裏經過，那有此事，說罷，飛虹代林安，向衆人略爲引見，便同回轉，初意香兒，先前隨出，必在門外，人既機警，更曾一點邪法，當無差池，那知直到裏面，均不見人，南綺原甚愛他，喊了兩聲未應，由不得着

起急來，婁元勸道，香兒本是我們一個累贅，也許想家，先回去了，這類妖巫餘孽，知他所說真假，由他去吧，南綺噴道，你管我呢，他如想逃，我們又不是不放他走，何須不辭而別，我看方才必有妖黨，潛伏在側，因見我們難敵，乘虛將其攝走，我不救此女回來，決不罷休，自會有人，陪我同去，你和紀師弟，見他不得，不去好了，紀異笑道，沒我的事，我又沒說不去，婁元知道愛妻小性。恐其又和上次一樣負氣，當着外人，不便陪話，忙分辯道，我又沒說不去找他，不過瞎猜罷了，我看妖道，甚是好滑，也許這就是香兒前見的妖人，逃時發現人在下面，將其攝走，妖道逃處，我已看明，要去就走，還不宜遲呢，衆人見他。改口這快，均覺好笑，南綺也有點不好意思，微慍道，說妖巫餘孽是你，催去救他，也是你，妖人逃遠，難得林姊姊，知道細底，又有法寶，可以查看，不盤算一下，就走了麼，茫茫天宇，那裏尋去，飛虹早想開口，因不知二人夫妻同門，又極恩愛，祇顧聽他拌嘴好玩，忘了說出，聞言才插口道，我看妖道，逃時神情，未必有此大膽，近日各異派，來人甚多，我與諸位相見以前，曾用師父無極圈查看，曾見一跛脚妖婦，同兩妖黨，似在附近踏月神氣，先因三人，步行山間，雖然生疑，還拿不定是否妖邪，後來又有一人，駕妖光飛到，與之會合，極似師父所說，紅雲門下家數，這裏風景甚好，家兄一人在此，恐被簫聲引來，本不放心，想來通知，不料諸位道友，由水路誤走到此，我沒看那一面，忽然飛鶴告急，人數又差不多，疑是一起，也未細看，便趕了來，因見鶴兒丹氣，稍爲損耗，一時發急，頓忘家師之誠，等打成

一家，想起妖婦紅雲散花針利害，尚在寒心，香兒日前，曾見他隨妖巫，同見妖道，我還代他可惜，幸被姊姊收容，如是妖婦擄去，人雖不致有什大害，想要救回，却非容易呢，衆人多是初生之犢，祇南綺一人，曾聽乃姊舜華，說過天缺姊妹來歷，因自下山以來，連經磨球島，離朱宮，與終南三煞，鬼老等，大陣強敵，增加了好些胆力，又極憐愛香兒，恐其受苦，聞言略爲心動，也就放開，靈姑更是疾惡救人心盛，自從看出香兒，志誠靈慧，不由生了憐愛，既不願其再陷妖邪之手，又急於尋找涂雷踪跡，探問虎王近况，聞言毫未在念，反催速行，南綺笑道，師妹且慢，事不急此片刻，隨問飛虹，令師無極環，既能查照妖人踪跡，可能借用一看麼，飛虹道，妹子也是此意，祇還未及說呢，不過，此寶用時，頗爲費事，又未帶在身旁，家師不在山中，素無外客，石洞狹小，也未便延待佳賓，祇好請家兄暫陪，妹子去去就來如何，南綺謝諾，衆人知道先查看出了踪跡，找起來容易得多，均未再說，飛虹行時，林安連忙追了出去，衆人隔窗外望，見兄妹二人，對立爭論了幾句，方始回轉，林安回屋，先謝慢客之罪，跟着，便向裘元說笑，神態甚是親敬，南綺行家，見林安一身仙風道骨，分明功力甚深，偏又不見施爲，又想飛虹無極環，既能查照妖踪，自己一行，相隔最近，又是乃兄清修獨居之地，怎會不曾看出，越想越覺不解，待了好一會，飛虹仍未回轉，見裘，林，紀，三人，談得甚是投機，正想走過去，向林安探詢，飛虹忽然飛入，笑道，家師此寶，本極神妙，本來五百里以內，人物往來，均可查聽得出，無如妹子功力太差，此寶用時，

頗耗元氣，有時乘着家師外出，用他往外查看，家師回山，還要數說妹子幾句，至多祇能看到一二百里遠近，語聲稍遠，便聽不真，我和二位姊姊一樣，也頗憐愛香兒，看時，格外加功，因連日偷看，家師憐愛妹子，見不聽話，不忍斥責，反將此寶，加上仙法運用，看起來，不致十分費力，地面也遠了些，但仍不能過遠，先以爲香兒，如被妖人攝去，必已逃遠，限於功力，祇能按照方向度數，挨次查看過去，連看了好些地方，均無妖人與香兒踪跡，越料人已逃遠，無法查見踪跡，方想回來，收寶時，偶往近處查看，香兒竟在東南方，樹林之內，悲哭訴苦，好似適才往救家兄，他在門外，遙望觀戰，被一妖人攝去，想逃不敢，也逃不脫神氣，離林不遠，崖坡下面，另有男女六人，在彼鬥法正急，內中一個，形如雷公的幼童，法力最高，同了一個少年，似是正教門下，但看不出他的派別，二人同在一幢形如蓮花，具有七色金光的寶座之上應敵，各有一道極強烈的劍光，和好些法寶，手發連珠雷火，甚是猛烈，對方三男一女，正是妹子先前所見的，紅雲門下妖徒，妖婦一人爲首，邪法也他最高，除好些飛刀飛叉而外，妖婦並將紅雲散花針，發將出來，大片其紅如血的妖光，將對方連人帶寶，一齊圍住，中雜千萬根，碧森森，紫陰陰，長約尺許，又像針，又像箭的光雨，齊朝敵人攢射，看去利害非常，少年面容，似帶愁急，幼童却不介意，厲聲喝罵，該萬死的妖婦，小爺先還不知你便是害我母親的仇人，今日才得知道，反正不是你死，便是我活，有什妖法，祇管施展出來，放這狗屁做什，妖婦先說的話，我沒聽到，看那咬牙切齒神氣，好似心中恨

毒，立意要制幼童死命，一面和三妖黨，同聲咒罵，一面加強邪法，他那散花針，本由左手五指尖上，先化五股血焰發出，脫手再化成一片暗赤光華，雜着千萬根紫碧二色飛針，向前猛射，因吃對方寶光擋住，不得近身，便將左手，向前連按。妖光立時大盛，遠望過去，已化成了一堆數畝大小鮮血，除金光霞彩，隱隱閃動而外，內中人影，幾難分辨，我正替他着急，忽聽幼童喝道，小爺今天想要救人，權且容你多活幾天，你如無什鬼門道，小爺要失陪了，妹子先見妖婦等四人，已然飛空應敵，他這一面，却是始終連人帶寶，緊貼地上，紅雲散花針，光濃如血，無異實質，二人頭頂和四面，全被膠滯壓迫，又聽家師，說過此針利害，照說，決無脫身之望，方在留神查看他，如何走法，不料果有神通，話快說完，先是一片明霞，似噴泉暴湧般，突自妖光中冒起，我剛看見中有兩條人影，以爲是想衝破重圍，向上逃走，知道妖光，重如山岳，休說被他射中，罩向全身，稍爲沾上一點，便成附骨之疽，任憑敵人擺佈慘殺，萬無生理，二人被困當地，仗着法寶防身，急切間，祇寶光不爲邪焰所污，或是煉化，尙可相持待救，暫時還不致於受害，這一犯險突圍，却是大忌，散花針邪焰毒氣，得隙卽入，二人也決衝不出去，方覺要糟，誰知這位雷公形的道友，竟是聲東擊西，以進爲退，說時遲，那時快，就妹子心念微動之際，明霞在血焰中，似大水泡一般，連冒了兩冒，妖婦打算，欲擒先縱，剛把血焰壓力減輕，聽其衝出，再下毒手，那明霞金光，祇管閃變，並不向上衝起，光中人影，也未再現，妖婦似覺有異，二次又以全力進攻，散花針血焰，突然下壓

之際，祇聽一聲大震，金光明霞，一齊消滅，地面立被衝破了一個大深坑，妹子還當二人，護身寶光，爲邪法所破，人遭慘死，忽聽霹靂一聲，大團雷火，自左側林外，斜射過來，當頭爆發，男女四妖人，驟出不意，又驚又怒，各由身上，冒起一片綠光，將身護住，雷火吃妖光一擋，也自消滅，遍地都是火星飛射，香兒忽然不見，又聽空中大喝，賊淫婦，暫時饒你不死，還不見情麼，妖婦也真利害，將手往上一揚，那紅雲散花針的五股血焰，立時朝空飛去，晃眼展佈開來，天都遮紅了半邊，四妖人也各飛身而起，朝那發話之處飛去，剛到空中，便聽身後不遠，幼童大笑之聲，妖婦想是氣憤不出，怒火攻心，把手一招，大片血雲，便似狂濤一般，轉朝發笑之處，連人回身追去，端的比電還急，展佈也越寬廣，轉瞬便是老遠，妖婦走後，幼童和那少年，忽在臥龍峯後出現，香兒也隨在身旁，剛在問話，公冶仙師，同一未見過的矮胖和尚，忽然走來，埋怨二人，不應仗着兩道靈符，如此大胆，就說持有制勝之寶，也還不到用時，妖婦陰險狡詐，已發現你隱遁神妙，聲東擊西，雖向發笑之處追趕，當地仍留有散花針的邪氣，細勝遊絲，不是目力所能看出，不論是人是寶，祇一沾上，妖婦立即回追，勝敗兩均不宜，何苦淘氣，說完，又指香兒，對和尚道，此女靈慧非常，又曾習過邪法，正好合用，隨向妹子這面發話，令告諸位道友，說香兒已然遇救，祇等君山斗完，便可相見，並說此女，根骨心性俱好，祇是孽重，此次用他，便爲使其借此積福消孽，比時當令拜在虞姊姊門下，朱師伯也必應允，說完，將手一揮，無極環便失靈效，經時稍久，所以來遲

，衆人聽出那兩人，正是涂雷，瞿商，與妖婦惡鬥，香兒也在那裏，飛虹話却說個不完，幾次想與趕往相助，南綺因見飛虹，神色從容，料有下文，止住衆人，將話聽完，好生歡喜，一看殘月西斜，啓明星耀，天色離明不遠，主人殷勤留住，說南綺收此高弟，如願相償，理應置酒爲賀，不令就走，衆人因香兒，既隨公治黃一起，此去必有好處，不用尋找，妖道已逃，涂瞿二人，必由香兒口中，問出一行踪跡，也許來見，否則，必有原故，南綺又在代主留客，便同留了下來，林氏兄妹，見衆不走，心中大喜，兄妹二人，本未十分斷絕烟火，舊家豪富，飲食精美，從小便成習慣，雖是山居，却存有不少現成酒食，葷素均備，更有日間釣養盆中的活魚，爲了外面風景清幽，特意把席，設在溪旁花林之下，行灶用具，設在石筍後面，本定兄妹二人，一個陪客，一個備辦酒食，衆人都是年輕喜事，林家食物，除却幾尾鮮魚外，因未用人，爲求方便，又非每日必須，所備均是醃臘風糟之味，外加菌油筍脯等素肴，風味絕佳，十分鮮雋，南綺見要殺魚，趕過笑道，有這些好東西，何苦殺生，放了他吧，飛虹笑道，愚兄妹自從入山以來，極少殺生，祇爲家母，生小妹時難產，想吃鮮魚，產後不久下世，後日便是二十年祭期，故請家兄，釣得三尾在此，釣時任其吞餌上鉤，不用法力，釣了兩日，才祇三條，本意祇留一條大的應用，餘仍放生，幸值嘉賓惠臨，烹以待客，姊姊既發惻隱，放了也好，隨即放入水內，南綺見林家所有用具，無不精緻清潔，便在一旁，幫同下手，裴元見愛妻走開，先跟了去，餘人紛紛隨往，相助操作，林氏兄妹攔勸不聽，祇得聽之，人多

手快，靈姑，紀異，又均內行，一會便全齊備，飛虹笑道，本想挨次端來，下酒清談，諸位姊姊哥哥，偏勞尊手，誰也不肯入坐，祇好亂糟糟，擺上一桌，多麼俗氣呢，紀異道，這樣誰愛吃什麼，隨便挑，多好，裘元笑道，主人遇見你這樣俗客，就想雅，也雅不出來了，南綺笑道，你和紀弟，不是一樣，祇怕還更俗不可耐呢，裘元知他暗點平日背人時，對他親熱之事，又見靈姑，注目微笑，疑被識破，面方一紅，想要開口分辨，飛虹忽然說道，諸位姊姊哥哥，我有一事相求，不知可否，南綺和飛虹，本是一見如故，互相傾慕，談了這一陣，越發投緣，親熱非常，聞言，立問姊姊有何吩咐，我們力所能及，絕無推辭，飛虹道，並非小妹的事，祇爲家兄轉世之後，立志改歸正教，本來前生法力，決不再用，連家師代向韓仙子那裏，取回來的法寶，也均轉贈小妹，嗣因家師說他，前生所煉大小諸天花煞神罡，將來尙有用處，難得那一十二面元辰旗，前生兵解以前，因追妹子，匆促之間，不曾帶在身旁，追時，又將洞門，隨手行法封禁，地勢本極隱僻，無人到過，原物尙在，毫未毀損，年前經家師取來，令用前法，加功祭煉，以便應用，比時，家兄曾對家師立誓，此寶祇用一次，現時所學，祇是玄門紮根基的，初步功夫，恐遇上妖邪侵害，從來不敢遠出，近三兩日，偶然往來臥龍峯，也祇騎鶴飛行，不用前生飛遁之法，所以今夜遇敵，甘受危害，不肯違誓出手，如論道心，實是誠毅堅定，無奈家師，與他緣分祇此，僅由小妹，代傳一點口訣，實難深造，想要另拜仙師，無人援引，家師近更不喜多事，求也無效，我知朱姜二位教祖，現正大開門戶，發

揚正教，家兄嚮往甚切，務望諸位姊姊哥哥，代爲援引，感恩不盡，衆人聞言，才知二人，竟是前生愛侶，不由互相看了一眼，方要答話，飛虹已自覺查，知道把話說漏，慨然又道，妹子適才並非隱而不吐，實以前生，一念之差，爲情所累，幾乎誤已誤人，家兄兵解以後，妹子想起前事，心如刀割，直到二次兵解以前，才知家師，早已算定這場情孽，特意託了兩位道友，暗護妹子，了完這段孽緣，然後重回家師門下，這兩位師執，一是韓仙子，一是前世家師，現已道成仙去的，女仙杜菱洲，孽緣雖解，餘情尚在，又以家兄以前，誤入旁門，雖未作惡，初拜銅井翁時，爲煉旁門法術，曾造好些無心之孽，他又眷念師恩，當乃師尸解以前，曾發宏願，情甘歷盡艱危，代師消解孽冤，未等下山修積，便爲妹子所誤，仇敵更是利害，前師遺命，轉世之後，前生法術，不能使用，否則，仍歸旁門，心願還是難了，雖蒙家師，助他回復本來，空有一身法力，並無用處，爲此妹子查探出他投生之所，跟踪尋來，與他成了同胞兄妹，以便助他成道，而免顧忌，適才因見諸位姊姊哥哥駕臨，難得有此仙緣，喜極忘形，無心洩漏，實則連家兄，也祇今春，才知細底，實不相瞞，如非想從家師學道，不捨離開，妹子也改投男身，成了他的兄弟了，說時，衆見飛虹，天真爛漫，依然言笑從容，若無其事，林安已早眼圈紅暈，似頗傷感，正朝衆人起立，想要下拜，吃裘元一把拉住，說道，以林兄的人品根骨，我想家師定加青眼，不過我們都是初入師門，人微言輕，最好能得一位如公治真人的老前輩，一言立允，南綺知裘元，和自己一樣，心熱面軟，又見他口說着話，眼

却望着自己，笑道：「元弟，你說這類模稜之言，有什麼意思，還不如不說呢，公冶真人，乃林姊姊的師公，事若可行，也不會對我們說了，我看此事，必有原因，也非無望，你對林兄說，我們無不盡心，不比你說那些話好麼，林氏兄妹，聞言大喜，同起拜謝，飛虹又道：「虞姊姊說得對，公冶仙師，妹子也曾求過，他說青城弟子，預計當有十九人，目前人尙未齊，事固有望，我和朱道友，曾有一句戲言，不願落他算中，最好能由他門下之士引進，小妹前生，祇峨嵋門下，有幾位姊妹交厚，但我聽說，峨嵋自收川東五矮之後，便不再收門人，教規又嚴，不似朱師伯易於進言，除非拜在同輩道友門下，又覺輩分不合，算來，祇青城派最好，偏生一位也不認識，眼看家兄，孽限將滿，尙無遇合，日前正自發愁，且喜不期而遇，豈非天幸，姊姊這等說法，斷無不成之理，妹子且令家兄，事前稍練微勞，以爲異日請求，進身之地如何，南綺方要答話，忽見曉霧茫茫中，天上陰雲四合，若有雨意，笑道：「行善也須遇機，林兄空有一身法力，不能應用，無須勉強，飛虹答道：「法術雖然祇用一次，現尙未到時機，但他前生所留法寶甚多，本全贈與妹子，不願再用，後經家師，將那賦有邪氣的幾件廢去，下餘重用仙法煉過，日內便可發還，祇妹子還未對家兄說罷了，靈姑接口道：「量力而爲，原也無妨，妹子起初，連初步功夫都不會，祇蒙以前鄭恩師，賜了一口飛刀，便在外面，胆大妄爲，所經危難頗多，全都逢凶化吉，終於無事，可見運數前定，祇要向道心堅，除受點驚恐而外，並無大害呢，裴元道：「昨夜那好天氣，今朝竟會陰天，武當諸友，昨日往尋未見，此時

當在水雲村內，我們何不再往一訪，靈姑因上次石明珠，神情傲兀，始終誤會武當諸女，意圖爭功，不願事前與之相見，但知南綺，與石家姊妹交厚，不便深說，故作不經意之狀，接口說道，昨日我們前去，人家連名姓都不知道，想必不在那裏，武當姊妹學道年久，怎會住在俗人家內，未拜以前，多蒙涂道友相助，尤其是號稱虎王的顏道友，和我父女，萍水相逢，親若骨肉，所養金猱白猿，更有解圍之德，自從別後，久無音訊，急於尋找涂道友，打聽他的近況，涂道友之師，清波上人，道法高深，遇事先知，既命心愛高足到此，必有通盤籌算，我們初來，妖邪虛實，一點不知，如與相見，便可明了，與其往水雲村，白跑一趟，還不如尋涂道友去呢，南綺深知石家姊妹爲人甚好，尤其玉珠，對友熱腸，不似明珠冷面，明知事出誤會，但是靈姑人雖誠厚，心高性傲，平日對已親熱尊敬，不願強其所難，祇拿話點道，林姊姊的二位仙師，曾說我們，各行其是，無人主持聯繫，恐要誤事，同是救災弭患，修建善功，多找幾個人商量，合力下手，要好得多，分什彼此，我料涂道友，必知我們在此，如不來會，當有原因，師妹故人義重，既有話問，先尋他二位也好，正說之間，忽然狂風怒號，飛沙揚塵，吹得四外林木，宛如波濤起伏，近側幾株桂花樹，正當盛開，吃狂風一吹，枝上金粟，似驟雨一般，滿空飛洒，香氣分外濃厚，祇是一會，便被風吹走，祇剩上綴綠葉的空枝，在風中搖擺不停，靈姑直喊可惜，當風起時，花還未謝，師姊和主人，怎不行法，將花護住，南綺看出狂風有異，正在留神，向隔山空中查看，聞言答道，我看此風奇怪，莫要又

是妖人闖鬼，飛虹方說，這裏正邪各派，均有多人，在此隱跡暗鬥，由這裏起，直達衡山，有好些前輩仙長洞府，是何妖邪，如此大胆，敢在此時，公然猖狂作怪，衆未及答，裘元眼快，忽然急呼諸位快看，那不是妖人，在鬧鬼麼，衆人定睛一看，天空已被陰雲佈滿，光景昏暗異常，遙望隔山，高空暗雲之中，果有兩點光華閃動，相隔又高又遠，看去細才如豆，衆人雖是慧目法眼，也僅稍爲看出一點影跡，南綺見那光華一黑一白，像鬼火一般，閃爍不停，計算雙方，空中相隔，少說也一二十丈，星丸跳擲，上下飛舞，雖是隱現無常，始終不見撞在一起，說是有心戲弄，偏又相持不下，越看越怪，飛虹道，這是什麼妖邪，怎看不出他的來路，可惜無極環，不能帶出，相隔太遠，天空陰雲這厚，看不真切，妖邪不會如此大胆，莫要我們看錯了罷，靈姑方說，如非妖邪，怎會刮那怪風，猛瞥見黑白二光，往上一撞，微一分合之間，似有黑影一閃，也未看真，光便隱去，同時，聞得兩聲，極尖厲刺耳的異聲，由遠而近，晃眼便見迎面不遠，飛來兩團邪霧，當中裹着兩個，形似山魘的黑影，因那來勢，快得出奇，雲霧濃密，黑影周身，邪霧環擁，又與當空暗雲同色，極難分別，衆人先前祇顧注視空中光影，驟出不意，直到近前，相隔祇數十丈，方始驚覺，見那來勢，好似看準下面衆人，當頭撲到，南綺知道不妙，忙喝大家留意妖人暗算，一片紅雲，夾着大蓬火星，已由飛虹手上發出，朝前飛去，黑影吃紅雲一擋，好似激怒，剛剛電也似急，避開正面，待要飛騰變化，另下毒手，忽然一道金虹，由斜刺裏山凹中，飛射過來，來勢竟比妖人還快，一個被

金虹由側面射中，一聲慘嘯，化爲一溜黑烟，朝相反一方，激射而去，一個也被掃中了些，全身立即殘破了小半邊，咕的一聲怪吼，同樣化作一溜黑烟，朝同伴逃踪追去，晃眼追上，兩股黑烟，合成一團，接連千百個滾轉，衝向暗雲之中，神速已極，先見金虹已隱，衆人知追不上，眼看妖烟，快要失蹤，這晃眼功夫，忽然空中電光一閃，一團雷火，當空爆炸，正對妖人逃路，滿天雷火，星飛四射中，瞥見那黑氣，似被雷火打中，震成十幾股大小黑烟，箭雨一般，掉轉頭，往西北方駛去，同時，空中現出兩道遁光，疾如流星，橫空而渡，隨後追去，前面黑烟，也由分而合，仍似轉風車一般，一路急流滾轉飛馳，衝向暗雲層中，靈姑看出遁光中有一道，正與涂雷所用飛劍相似，忙喊那便是涂道友的遁光，人隨聲起，當先追去，紀異好奇喜事，跟踪飛起，裘元本也想去，因見南綺未動，笑問我們同去一看如何，南綺道，你真不知自量，這兩妖人，何等神速利害，如非那道金虹，將他元神，損耗大半，照那情勢，分明想來暗算我們，事前不曾防備，差點沒有吃他大虧，我們趕去，追得上麼，涂瞿二位道友，又未見過，等呂師姊，將他請來，不是一樣，飛虹本不捨南綺就走，聞言喜道，姊姊真好，如肯收我做個妹子，我更喜歡了，南綺原極喜他天真，雙方一敘年庚，論起今生，南綺居長，認完姊妹，又談了一陣，呂紀二人，竟是一去不歸，狂風早止，下起雨來，四人先還用法力，將雨逼住，不令上身，同坐樹下，觀看雨景，後來雨勢越大，滿空濕雲低亞，水氣瀟瀟，四面山崖之上，不少飛瀑流泉，上下飛舞，溪中之水，已將齊岸，林氏兄妹，說這裏

無什意思，不如等雨少住，再出賞玩雨後新瀑，比較有趣，剛將裘元，南綺，請往屋內，南綺笑問，你那兩隻仙鶴呢，從我們飲酒起，便不再見，他昨夜損耗了一點丹氣，何不喚來，給他兩丸丹藥，補償他的勞苦，飛虹聞言，微驚道，哥哥，還不快看去，你那鶴兒，怎會離開這些時，林安道，也許昨夜受傷，在他柵中靜養呢，隨說，便往外走，跟着便聽林安呼鶴驚訝之聲，三人忙即趕出，剛同走到門外，便聽一聲鶴淚，緊跟着，一條白影，衝烟冒雨，凌空飛墮，正是二鶴，一鶴似受重傷，昏迷若死，被另一鶴，用雙爪抱起，一同飛回，到地叫了一聲，朝着飛虹兄妹，把口一張，落下一封柬帖，和兩粒丸藥，四人拾起同觀，才知二鶴爲主忠義，天明後，由狂風中，嗅出邪氣甚重，惟恐少時客走，妖人尋來，秦仙子不在，林氏兄妹，難於抵敵，想乘來客未走，往探妖踪，再將衆人，引去除害，自恃功候頗深，長於飛騰變化，能大能小，又以爲後有大援，飛出較遠，先在附近，查看了一遍，最後，趕往對面山頭，忽然發現二妖人，被黑白兩團寶光照定，在高空，飛舞掙扎，不能脫身，初遇不知利害，想要看明下落再走，不料二妖人，乃左道中有名妖邪，黎殊馮化，以前被一前輩散仙，用法寶鎮壓在衡山絕壑之中，已兩甲子，外面並有仙法禁閉，本難脫身，適被紅雲妖徒吳禽，無意之間，破了禁法，放將出來，二妖人性最凶殘，雖是妖魂，經過多半苦煉，元神凝固，無異實體，並煉就玄武煞魔經，二身能合爲一，對敵不用法寶，祇被撲上身去，生魂便被攝收，休想活命，附身邪烟，乃地底陰煞之氣所煉，其毒無比，稍爲沾上，人便暈死，吳禽看

出兩個凶魂，不知利害，妄想收爲己用，吃兩條黑影往上一合，立遭慘死，空有一身邪法，一毫也未用上，妖人雖被放出，無如黑白兩團寶光，緊罩頭上，是個大累，如不去掉，好些不便，又聽先前妖徒，在崖上和一同黨，談起君山盜寶之事，心生覬覦，自恃煉就玄功變北，又是氣體，得隙卽入，欲往探看，相機下手，那知飛到附近山頭，寶光威力驟盛，奇熱如焚，多年被困，已然悟出此寶，乃仇人所煉兩儀珠，須拚本身元氣損耗，與之相撞，使其對消，方可破去，先在困中，久欲一試，無如此舉，要毀却好些年的功力，外面又有太清仙法禁制，卽便將珠破去，能否脫身，還不可知，爲此遲疑不決，沒想到見了罡風之後，這等利害，連想回復原狀，都辦不到，實在難於忍受，祇得犯險一拚，先在空中，發出大片邪霧，稍掩形迹，然後各用玄功，全力施爲，雖然將珠震破，脫了危害，元氣却受大傷，事前原發現衆人在下，不知道術之士，意欲乘便攝取生魂元氣，以作補償，二妖人雖不似血神子鄧隱，那麼利害，遇上如無防備，也是難當，妖人剛發現下面，均是有根器的少年男女，心中狂喜，眼看得手，不料左近山凹中，隱有一位異人，昔年曾受那位散仙之託，早有準備，當時放出一道金虹，二妖人元神精氣，消耗了不少，內中一個，已難成形，吃同伴追上，雙方合爲一體，正自飛逃，又被涂雷，瞿商，發現趕來，照面先是一雷，妖人又吃了一場大虧，連受重創之下，僅保殘魂餘氣逃生，不能再成大害，消滅也自不遠，但是雙鶴無知，妖人破珠時，護身邪氣，吃寶珠震散，滿空飛舞，妖人再一回收，雙鶴沒有想到那等神速，一鶴竟中了毒，幸

被同伴，冒險救起，正往回飛，忽被異人，招了下去，將柬帖靈丹，交其囓回，吩咐到家之後，由飛虹先取一丸，使傷鶴服下，等過三個時辰，再服一丸，便可全愈，後面並寫，靈姑，紀異，追趕涂雷，不會追上，被一女仙，約往洞中，不久，還有事故發生，此時無須往尋。天晴可去水雲村，與石玉珠相見，到了破法誅邪之日，再與靈姑會合，方可成功等語，那異人未具名姓，祇在柬帖後面，畫着一把戒刀，一個開着笑口的大和尚頭，神情甚是滑稽，誰也想不出是什麼人物，細詳口氣，好似一位前輩高僧，也爲挽救這場浩劫，從旁暗助，互相商談了一陣，飛虹見雨將住，知道二人要走，不便再留，想令乃兄林安，隨同前往，裘元，南綺，知他法力不能使用，雖有幾件法寶，乃師尚未發還，又見異人柬帖所說，就這兩三日內，各派妖邪，已然雲集，連靈姑，紀異，都不令往尋找，以防驟遇強敵，爲其所敗，貽誤大事，自己尚須隨時戒備，再帶林安同行，豈不累贅，各以婉言辭謝，飛虹微笑，看了林安一眼，便未往下說，裘元，南綺，見天已放晴，滿空濕雲，隨風流走，日光照處，嵐光如沐，山巔水涯之間，到處白練橫飛，玉龍倒掛，泉響松濤，萬壑交鳴，一會，浮雲便被妖風吹盡，碧空萬里，一色澄鮮，端的天空氣清，秋光明爽，笑對林氏兄妹道，這好天氣，正是佳兆，行再相見，隨去至門外，略爲話別，夫妻二人，同駕遁光，往水雲村飛去，到後一打聽，下人仍說，並無此人，南綺始終不信石氏姊妹，會說假話，便令裘元，暗藏附近林中等候，自去後園，隱身查看，見和昨日一樣，那五間屋內，仍祇老道士師徒，二人在內，心想人如不在，東

帖不應那等說法，又見道士，貌甚溫和，率性現身入門，還未開口，那道士正是史涵虛，見一道裝少女，突然出現，當是武當七女仙同門之友，立起下拜道，仙姑貴姓，可是由武當山來的麼，南綺聞言，越料張，石，林，諸女在此，笑答正是玉珠姊姊，他們可在此地，道友何人，史涵虛答道，貧道史涵虛，張林二位仙姑，同了石大仙姑，已然兩日未回，適才下雨時，石二仙姑曾來一會，說是洞庭君山，近日又來了不少妖邪，方才更有兩個極利害的妖魂，在空中施展邪法，破他頭上鎮壓的寶珠，已然成功，本想用金牛劍除害，爲了獨力難支，又看出邪法，十分利害，方在遲疑，妖魂已去，飛遁神速，知追不上，歸途忽聞雷聲，回頭一看，已有神雷，當空爆炸，雷前飛起一蓬黑烟，後追兩道遁光，正是前遇舟中少年，雙方雖然同是正教門下，但內中一個，皮氣古怪，張仙姑日前曾與相遇，不肯見面，並還捉弄，如非百禽真人解勸，幾於反目，便去追去，回來和貧道談起，忽然想到，先在君山左近，曾見男女二妖人，頗似小南極，落虹島，洪原吉崔香夫婦，以前本不相識，無心放過，意欲查探這兩妖人下落，還沒有走，司青瑣仙姑，忽然趕回，說在雙仙崖附近，發現張林二位仙姑，與男女二妖人，在彼鬥法，正欲往援，快要飛近，張仙姑忽令速回，尋找石二仙姑，快去誅邪除害，貧道奉命留守，每次外出，定必留話，故此回來詢問，恰好相遇，說完，立同起身，走了還不到一盞茶的功夫，南綺知因起身時，和林氏兄妹，多談了一會，以致錯過，異人令見玉珠，必有原因，便把姓名來意，匆匆告知，問明途向，飛往林中一看，裴元正向東南方空中遙望

，見面拉手喜道，姊姊，你怎去了這多時候，方才空中，會有好幾道遁光飛過，邪正都有，走的又是一個方向，飛得都高，如非晴天，幾難看出，我看東南方，想必有事，石二姊可還是不在此地麼，南綺見他，口說着話，手却拉緊自己不放，神情十分親熱，微噴道，你祇無人在側，便是這等沒出息的神氣，被人看見，豈不笑話，裴元見他不是真的，有氣，宜喜宜噴分外嬌美，不由愛極，越發涎臉湊近前去，笑道，你我本是夫妻，怕誰笑話，我又不，話未說完，南綺將纖手一甩，微慍道，你不什麼，虧你老臉，不羞，照你這樣，還想作天仙呢，玉珠姊姊，往援張林二姊，人在雙仙崖附近，還不隨我快去，祇管拉扯作什，裴元陪笑道，好姊姊，不要生氣，我祇想同你無人時，少爲親熱，以前你原說，祇要名色夫妻，由我親熱，說了話，又不算，以前初下山時，夫妻一路，還好一些，近來有了兩個同門一路，常不理我，上次負氣，害我夫妻吃苦，差點送命，你答應我的話，還沒有補報呢，真很心，連手都不讓拉，要去雙仙崖，須和從先那樣，遁光連在一起，再冷淡我，便尋鬼老那樣妖人，任其擒去，叫你傷心着急，受點報應，南綺見他，又將玉手拉住不放，佯傍身側，明見林中無人，想和自己親熱，不捨就走，故意延挨，笑道，我看你這人，怎麼好，從古以來，有你這樣神仙麼，快入魔了，裴元答道，我雖愛極姊姊，但我夫妻，全都向道堅誠，冰清玉潔，怎會入魔，不過你我情意太深，我雖情發於中，不能自己，你難道真個一點都不愛我麼，古今多少神仙美眷，要是無情無愛，也無須結什夫婦，合籍雙修了，南綺見他，仍還磨着自己不走，佯怒道，你

再不走，我真生氣，不理你了，婁元見他面帶薄怒，祇當是真，慌道，姊姊快莫生氣，我和你同駕遁光如何，南綺見他惶急，忍不住，噗哧笑道，你不聽話，誰還愛你這淘氣小孩，婁元見他一笑嫣然，風神豔絕，越發愛極忘形，口中連聲應諾道，聽話，聽話，祇要姊姊愛我，隨說，伸手想抱，吃南綺回手抓住手腕，說一聲走，冷不防，駕起遁光，破空直上，婁元本想近來功力大進，可以和他相抗，意欲在當地，親熱談笑一會再走，不料南綺聰明，知他定力頗強，不易帶起，單人先飛，恐其失望負氣，心又不忍，早就暗中準備，乘機同起，出其不意，帶了便飛，婁元不便再強，故意不將遁光放出，反到回手相抱，任其帶了同飛，南綺拿他無法，又好氣，又好笑道，相隔不遠，前面就到，再不鬆手，被他們看見，是什麼樣子，婁元畢竟怕他生氣，祇得也將遁光放出，連合同飛，到了雙仙崖上空，四下查看，到處靜悄悄的，那有一點敵我雙方的踪跡，如說勝敗已分，張，林，石，司，諸女歸途中，必有一二路遇，怎會踪跡全無，南綺埋怨婁元，方才纏磨不休，否則，怎會相左，諸女如爲妖邪所敗，豈不冤枉，婁元答說，他們法力甚高，四口金牛劍外，還有石家姊妹的錦霓練，前古至寶，他如不行，我夫妻也是無用，正爭論間，忽聽身後，喊了一聲娃娃，二人本極機警，一聽笑聲，宛如鼻鳴，同時，又覺一股陰風冷氣，由身後撲來，知道不妙，南綺勢子最快，不等婁元回顧，一把拉住，首先飛身而起，遁向前面，避開來勢，二人全身立在劍光籠罩之下，然後回顧，見面前山石上，坐定一個，奇形怪狀的妖人，看年紀約有六七十歲，打扮得非僧非道，身

穿一件黑衣，却把右臂，露出在外，面黑如漆，滿頭花白鬚髮，亂糟糟茅草也似，糾結一團，當中露出一雙猪眼，綠黝黝隱射凶光，廣腮高顴，鷹鼻闊口，獠笑之容，尙還未斂，怪口中，稀落落露出三兩根獠牙，神情甚是醜怪，凶惡非常，身材並不甚高，赤着雙腳，盤坐石上，最奇是身後似有三數條，與妖人同樣的鬼影，剛剛隱去，也未看清，陰風已止，先前二人，曾在石上閒立，遠眺了一會，走開不久，就在身後兩三丈，并未回顧，竟不知妖人怎麼來的，南綺看出妖人必非庸手，方自暗中戒備，裘元已先喝道，你是何人，爲何在我們身後搗鬼，妖人獠笑道，無知小狗男女，怎知我三化真人卓遠峯的利害，我如暗中下手，你早成我囊中之物，連骨頭也都化去，你們不過倚仗朱矮子，傳了兩口飛劍，便敢耀武揚威，豈非作死，武當門下，幾個賤婢，尙且被我困住，何況你們這點微末道行，我看這女娃娃，生得還好，乖乖跪下降順，等我這裏事完，隨同回山受用，包你快活，裘元幾次要想動手，均被南綺，暗使眼色止住，及至聽到末兩句，連南綺也不禁大怒，裘元更不必說，雙肩一搖，娉瑩鑄雪雙劍，立化青白兩道精虹，首先電射而出，南綺飛劍，也自出手，向前夾攻，妖人冷笑一聲，張口噴起一股黑氣，墨雲也似，將二人飛劍擋住，厲聲喝道，你們且慢動手，我說的話，想必不信，且先教你看個榜樣，說罷，將手一揚，立飛起一團，薄如蟬翼的水泡，晃眼加大爆散，成了一個丈許大的黃圈，二人往那圈中一看，只見內中，乃是一座鐘乳林立的山腹，當中一個廣場，並無洞門，祇有一個大裂口，通着外面深壑，出口之處，已被黑氣封閉，場中

一大團金光，甚是強烈，光中四個女子，正是武當七女中的，張錦雯，林綠華，司青瑣，和好友石明珠，光外環繞着一片黑氣，一任四女衝到那裏，黑氣便擋到那裏，黑氣不厚，看去形如膠質，並且四女每衝突一次，必有三兩條，和妖人同樣的鬼影出現，擋住去路，黑氣立即加盛，四女似知不能衝破，轉投別方，仍是如此，那麼神妙的金牛劍，不知怎的，竟會衝那黑氣不散，尤奇是雙方並未真個撞上，才一挨近，四女劍光，便自撤退，面上神情，十分惶急，劍光已然合爲一體，就在這薄薄一片黑氣，虛龍之下，往來飛舞，但是地方不大，始終祇在一二十丈方圓之內，上下跳擲，連洞中鐘乳，也未掃斷一根，心方奇怪，激於義憤，待往應援，猛聽身後，有一女子清叱道，南妹，元弟，速退，再遲便來不及了，緊跟着，眼前金光奇亮，耀目難睜，一道長虹，突然當空下射，同時二人身子，似被一種極大力量吸住，掙脫不得，南綺首先警覺不妙，定睛一看，連人帶劍光，已快投向黃圈之中，不禁大吃一驚，要知發話何人，武當諸女仙，因何被困，七劍斬潘芳，羣仙鬥法，竹山教妖人君山盜神鐘，各派劍仙，合力除害，雷擊妖婦，復仇誅邪，大破紅雲散花針等，驚險緊張情節，請俟下集分解。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月版

翻
印
必
究

定價

還珠樓主著

正氣書局印行

上海山東路二〇九號

版
權
所
有